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三

詳校官助教臣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六百七十四

集部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三

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

天寶十五載自奉先挈家避地鄜州及陷賊中

作

 劉覽有神交有道端復得之名譽早

第能此起不患辭窮

愛客滿

堂盡豪傑開筵上日思芳草安得健步移遠梅亂插繁
花向晴昊千里猶殘舊冰雪百壺且試開懷抱垂老惡
聞戰鼓悲急觴為緩憂心擣少年努力縱談笑看我形

容已枯槁座中薛華善醉歌歌辭自作風格老近來海

內為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

此老歌行之妙有不自知其所至者

何劉沈

謝力未工才兼鮑照愁絕倒諸生頗盡新知樂萬事終

傷不自保

可哀

氣酣日落西風來願吹野水添金杯如澗

之酒常快意亦知窮愁安在哉忽憶雨時秋井塌古人

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飲令心哀

豪俠。趙曰書正月上日注上日朔日也故玉

燭寶典以正月一日為上日洙曰詩我心憂傷起馬如
擣何劉沈謝謂何遜劉孝綽沈約謝朓也鮑照字明遠
修可曰宋景文公筆錄今人多誤鮑照為鮑昭李商隱
詩有肥烹鮑照葵之句昔金陵人有得池中石刻作鮑

照蓋武后名照唐人讀照為昭爾洙曰
晉衛玠談道平子絕倒左傳有酒如澠

白水縣崔少府十九翁高齋三十韻

鶴曰時公自
奉先來依舅

氏崔少府詩中云相公軍指哥

舒翰時祿山反召翰守潼關

客從南縣來浩蕩無與適旅食白日長況當朱炎赫高
齋坐林杪信宿遊行閒清晨陪躋攀傲晚俯峭壁崇岡
相枕帶曠野懷咫尺始知賢主人贈此遣愁寂危堦根
青冥曾冰生淅瀝上有無心雲下有欲落石泉聲聞復
息動靜隨所激鳥呼藏其身有似懼彈射吏隱適情性

茲焉其窟宅白水見舅氏諸翁乃仙伯杖藜長松陰作

尉窮谷僻為我炊雕胡逍遙展良覲坐久風頗怒晚來

山更碧相對十丈蛟炊翻盤渦折何得空裏雷殷殷尋

地脉

蛟坼地亦實事非必寓言也空雷如此安得入地尋之用此起興說到時事凡作詩皆然豈有解詩

專作寓言使人厭見

煙氛藹嵩峯魍魎森慘戚崑崙崆峒巔迴首

如不隔前軒顏反照巉絕華嶽赤兵氣漲林巒川光雜

鋒鏑知是相公軍鐵馬雲霧積玉觴淡無味胡羯豈強

敵長歌激屋梁淚下流衽席人生半哀樂天地有順逆

慨彼萬國夫休明備征狄猛將紛填委廟謀畜長策東
郊何時開帶甲且未釋欲告清宴罷難拒幽明迫三歎

酒食傍何由似乎昔

幽明迫酒食傍皆俚拙。洙曰傳再宿曰信宋玉招魂曾冰峩峩布

曰汝南先賢傳郭欽吏隱於蟻陂之陽洙曰天台賦靈仙之所窟宅夢弼曰雕胡菰米也宋玉賦主人之女為臣炊雕胡之飯洙曰謝靈運詩引領冀良覲海賦盤渦谷轉渦鳥禾切水坳也殷於謹切皆自秋切萃昨律切高峻貌希曰同州西與南至華州皆不滿百里故華岳見於前軒趙曰黃香天子頌曰獻萬年之玉觴本中曰此言至尊盱食雖御酒而無味然有相公之軍胡羯亦不足敵也洙曰書命畢公保釐東郊又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史帶甲百萬罷一作疲程曰左氏傳魏子曰惟食忘憂吾子置食間三歎何也

三川觀水漲二十韻

鶴曰三川縣屬郪州以華池水黑水洛水會同得名華原

捐華原郡豈非公自白水

經華原而後至郪州也

我經華原來不復見平陸北上惟土山連天走窮谷火
雲無時出飛電常在目自多窮岫雨行潦相厯感蓊芻
川氣黃羣流會空曲清晨望高浪忽謂陰崖踣恐泥竈
蛟龍致遠恐泥如登危聚麋鹿枯查卷拔樹礪礪共充
此引綴可笑塞聲吹鬼神下勢閱人代速狀意不刻更高不有萬穴
更險興寄浩然歸何以尊四瀆及觀泉源漲反懼江海覆漂沙圻岸去

漱壑松栢禿乘陵破山門迴幹裂地軸交洛赴洪河及
關豈信宿應沈數州沒如聽萬室哭穢濁殊未清風濤
怒猶蓄何時通舟車陰氣不黷黷浮生有蕩汨吾道正
羈束人寰難容身石壁滑側足雲電屯不已艱險路更
跼普天無川梁欲濟願水縮因悲中林士未脫衆魚腹

舉頭向蒼天安得騎鴻鵠

鄭曰鴈呼回切水相擊也翁鳥孔切荀口荅切謂氣之翦

鬱也夢弼曰踣蒲北切言浪高陰崖為之沈蹶也泥乃計切查與槎同礪洛罪反硯口罪反礪硯沙石也言水勢漂蕩枯查與沙石同共隘塞也薛曰江河淮濟是謂四瀆鄭曰漂匹妙切浮也夢弼曰華原縣有三門山洙

曰春秋括地象云地有三千六百軸夢弼曰寰宇記鄜州洛交水在縣南乃洛水交會之所及闕謂潼關也鄭曰黔千散切黠徒卜切黔黠垢黑也

贈高式顏

夢弼曰按高適集式顏乃適之族姪也

昔別是何處相逢皆老夫

使在晚唐則入中對矣

故人還寂寞削

迹共艱虞自失論文友空知賣酒壚平生飛動意見爾

不能無

語見胷次賓主兩得之。洙曰世說晉王戎過黃公壚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

暢於此壚自嵇阮云亡以來便為時所羈縻今視此雖近邈若山河師曰公少與高適李白常入酒壚論文酣詠自亂離以來相失今見式顏則平生飛動之意不能自己也

彭衙行

夢弼曰左傳晉侯及秦師戰於彭衙漢為彭衙縣其故城在同州白水縣東北

憶昔避賊初北走經險艱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盡

室久徒步逢人多厚顏參差谷鳥吟不見遊子還

十字最是

情痛癡女饑咬我啼畏猛虎聞懷中掩其口反側聲愈嗔

小兒強解事故索苦李餐一旬半雷雨泥濘相攀牽既

無禦濕備徑滑衣又寒有時經契濶竟日數里間野果充

糗糧卑枝成屋椽早行石上水暮宿天邊煙少留同家

窪欲出廬子闕故人有孫宰高義薄曾雲延客已曛黑

張燈啓重門煖湯濯我足剪紙招我魂從此出妻孥相
視涕闌干衆雛爛熳睡喚起霑盤殮誓將與夫子永結
為弟昆遂空所坐堂安居奉我歡誰肯艱難際豁達露
心肝別來歲月周胡羯仍構患何曾有翅翎飛去墮爾前
彭衙行是痛定思痛非紀行比也○洙曰書顏厚有忸
怩淳乃定切糲乾食也夢弼曰同家窪即同州同谷窪
烏瓜切蘆子闕在延州延昌縣北布曰孫宰當是三川
之宰鶴曰漢息夫躬絕命辭云涕泗流兮萑蘭墳曰萑
蘭涕泣闌干也夢弼曰夫子指孫宰也患胡官切

得舍弟消息二首

近有平陰信遙憐舍弟存側身千里道寄食一家村烽

舉新酣戰啼垂舊血痕不知臨老日招得幾時魂

鮑日平陰

屬河南郡洙曰

烽燧有寇則舉

汝懦歸無計吾衰往未期浪傳烏鵲喜深負鵲鷁詩生

理何顏面憂端且歲時兩京三十口雖在命如絲

洙曰西京

雜記乾鵲噪而行人至棠

棣詩鵲鷁在原兄弟急難

哀王孫

王深父曰時安祿山驚潼關玄宗倉卒西幸夜半出延秋門諸嗣王及公主之在外

者皆不及從其後多為祿山所屠鮮有脫者此詩記而哀之

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

屋底達官走避胡

起如童謠
省叙事處

金鞭斷折九馬死骨肉不

待同馳驅腰下寶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問之不

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為奴已經百日竄荆棘身上無

有完肌膚高帝子孫盡隆準龍種自與常人殊豺狼在

邑龍在野王孫善保千金軀不敢長語臨交衢且為王

孫立斯須昨夜春風吹血腥東來橐駝滿舊都朔方健

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竊聞太子已傳位聖德北

服南單于花門務面請雪恥慎勿出口他人狙哀哉王

孫慎勿踈五陵佳氣無時無

忠臣之盛心倉卒之隱語
備盡情態。夢弼曰延秋

門京城之西門漢書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鮑曰東索
馳謂賊自東都進也舊都謂長安洙曰史思明傳祿山
陷兩京以馳運兩京御府珍寶於范陽不知紀極師曰
朔方健兒指哥舒翰領朔方兵守潼關也翰昔禦吐蕃
稱精兵而今為賊所敗故云何愚也洙曰太子謂肅宗
即位靈武師曰南單于即回紇也回紇以花門自號務
面謂披其面度示誠恟也洙曰時回紇舉兵助順夢符
曰漢耿秉卒匈奴聞之舉國號哭或至梨面流血梨即
鶯剥也古通用師曰狙竊聽也洙曰五陵漢五陵也
趙曰後漢蘇伯阿望春陵城曰氣佳哉鬱鬱葱葱

月夜

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

愈緩

愈悲惋仰具是

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

痕乾

鄭曰鄜州今陝西路鄜芳無切幌戶廣切帷也

遣興

驥子好男兒前年學語時問知人客姓誦得老夫詩

最

真意世亂憐渠小家貧仰母慈鹿門攜不遂鴈足繫難期

天地軍麾滿山河戰角悲儻歸免相失見日敢辭遲

落魄

怨極能自道者。語少意多善自寬。洙曰驥子公之子宗武也後漢龐德公携妻子隱鹿門山蘇武傳天子

射上林中得鴈足有
繫帛書仰魚向切

曲江三章章五句

曲江蕭條秋氣高菱荷枯折隨風濤遊子空嗟垂二毛

白石素沙亦相蕩哀鴻獨叫求其曹

洙曰傳君子不禽
二毛注頭白有二

色

即事非今亦非古長歌激越捎林莽比屋豪華固難數

吾人甘作心似灰弟姪何傷淚如雨

謂聞此歌也。洙
曰宋玉風賦感石

伐木捎殺林莽莽
莫補切宿草也

自斷此生休問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將移住南山邊

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

雄豪放蕩語盡氣盡。它人稱豪說

霸更不足道洙曰杜曲在長安之南公之所居也漢李廣屏居藍田南山中嘗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羽視之石也廣所居郡間有虎嘗自射之

悲陳陶

鮑曰是年十月辛丑房琯及祿山戰於陳陶斜敗績癸卯琯又以南軍戰敗績希曰

陳陶斜在咸陽縣而公止云陳陶蓋斜者山澤之名故又曰陳陶澤東坡志林悲陳陶云四萬義軍同日死此房琯之敗也唐書作陳濤不知孰是時琯臨敗猶欲持重以有所伺而中人邢延恩促戰遂大敗故次篇悲青坂云焉得附書與我軍忍待明年莫倉卒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野曠天清無戰聲
四萬義軍同日死羣胡歸來雪洗箭仍唱胡歌飲都市
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軍至

朱曰漢趙充國以六郡良家子善騎

射趙曰羣胡指朔方安西回紇大食兵相助討賊然夷狄之性不無殘擾故房琯雖喪兵而都人不願胡兵討賊只望官軍至也

悲青坂

我軍青坂在東門天寒飲馬太白窟黃頭奚兒日向西
數騎彎弓散馳突山雪河水晚蕭颼青是烽煙白人骨

焉得附書與我軍
恐待明年莫倉卒

夢弼曰地理志伊吾郡有太白山青

坂去太白凡五里唐書志太白山在岐州郿縣按房琯時起軍於太白山樂府飲馬長城窟希曰奚兒謂祿山所發同羅奚契丹室韋之衆黃頭謂以黃蒙其頭也晚一作野颼色櫛切

對雪

戰哭多新鬼
愁吟獨老翁
亂雲低薄暮
急雪舞回風
瓢

棄樽無綠燭
存火似紅

一字變態

數州消息斷
愁坐正書空

杜曰酒曰綠酒沈休文詩憂來命綠樽洙曰世說殷浩被黜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

元日寄韋氏妹

至德二載在賊中作

近聞韋氏妹迎在漢鍾離郎伯殊方鎮京華舊國移春

城廻北斗郢樹發南枝不見朝正使啼痕滿面垂

洙曰鍾離

縣屬濠州夢弼曰郎伯乃妹之郎伯謂韋氏也趙曰長安上直北斗故謂之北斗城希曰春城疑是秦城夢弼曰郢楚地也言郢乃紀妹氏之所寓也

春望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收得是如

此。更深更長乃不及此。司馬溫公曰牂羊墳首三星在畱言不可久也古人為詩貴於意在言外使人思

而得之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近世唯杜子美
最得詩人之體如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
淚恨別鳥驚心山河在明無餘物矣草木深明無人矣
花鳥平時可娛之物見之而泣聞之而悲則時可知矣
它皆類此
不可徧舉

憶幼子

洙曰公之幼子
宗武小名驥子

驥子春猶隔鶯歌暖正繁別離驚節換聰慧與誰論澗

水空山道柴門老樹村憶渠愁只睡炙背俯晴軒

趙曰澗水

柴門指言鄜州
羌村寄家之地

一百五日夜對月

無家對寒食有淚如金波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

語貴

不犯。怨而不傷狂而不直評者不能及此

仝離放紅藥

五字本不可解

想像嘯青

蛾牛女漫愁思秋期猶渡河

洙曰漢郊祀歌月穆穆以金波頗師古云言月光穆

穆如金之波流也夢弼曰仝離別離也仝匹婢切詩有女仝離紅藥桂花也趙曰青蛾或作娥非本作蛾翠眉之謂也洙曰牽牛織女二星世說牛女隔河而居七夕則渡河而會

哀江頭

夢弼曰曲江為京都勝賞之地遭祿山焚劫之後荒涼公故有感也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
細柳新蒲為誰綠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

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
白馬嚼齧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墮雙飛翼
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
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
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望城北

如何一句道盡第
常誦之云耳○司

馬溫公曰唐曲江開元天寶中旁有殿宇安史亂後其
地盡廢文宗覽予美詩云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
為誰綠因建紫雲樓落霞亭歲時賜宴又詔有司於兩
岸建亭館馬洙曰南苑在曲池坊南昭陽漢殿名李白
詩漢宮誰第一飛燕在昭陽此以喻楊貴妃也唐制內
宮才人七人射食亦切趙曰血污遊魂謂車駕次馬嵬

賜貴妃自盡夢弼曰渭水在京城劍閣在蜀時明皇西幸尚留蜀也蘇頲濱曰大雅繇九章頌太王遷幽建都邑營宮室而已至其八章廼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始及昆夷之怒尚可也至其九章廼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事不接文不屬如連山斷嶺雖相去絕遠而氣象聯絡觀者知其脉理之為一也蓋附離不以鑒柶此最為文之高致耳若杜陷賊時有哀江頭詩予愛其詞氣如百金戰馬注坡蔦澗如履平地得詩人之遺法如白樂天詩詞甚工然拙於紀事寸步不遺猶恐失之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

洙曰孔巢父字弱翁冀州

人少與李白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隱於徂徠山號竹溪六逸永王璘赴江淮以從事辟之巢父察

其必敗側身潛遁由是知名

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詩卷長留天地間
釣竿欲拂珊瑚樹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暮
不必有所從來不必有所指玄又玄
衆妙門○七字浩然以其將隱也蓬萊織女回雲車

指點虛無引歸路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
惜君只欲苦死留

兩君具賓主

富貴何如草頭露蔡侯靜者

意有餘清夜置酒臨前除罷琴惆悵月照席幾歲寄我

空中書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

其跌蕩創體類自得

意故成一家言。洙曰莊子鴻濛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希曰淵明詩彭祖愛永年掉頭不可住夢弼曰巢父善屬文吟詩有徂徠集行於世趙曰珊瑚樹生海底石上見晉書洙曰左氏傳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有子謂其子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吾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夢弼曰靜者謂蔡侯之為人恬靜而其意有餘也除庭除也空中書謂鴈傳書也趙曰禹穴在會稽山上洙曰南尋禹穴見李白一作若逢李白騎鯨魚希曰法華經問訊如來

大雲寺贍公房四首

魯嘗曰大雲寺在長安贍公為大雲寺主

燈影照無睡心清聞妙香

便爾超悟

夜深殿突兀風動金琅

璫天黑閉春院地清棲暗芳玉繩回斷絕鐵鳳森翱翔

梵放時出寺鍾殘仍殷牀明朝在沃野苦見塵沙黃

此如

自好。修可曰維摩經菩薩各坐香樹下聞斯妙香即
獲得藏三昧希曰琅璫字見漢書皆以為長鎖公今所
用蓋指為鈴鐸故東坡有風動琅璫月向西洪龜父有
琅璫鳴佛屋之句皆本此洙曰玉繩星名趙曰陸倕石
闕銘銅爵鐵鳳之工蓋施爵鳳於屋脊上者梵放蓋佛
事至梵音必唱而誦之殷上聲洙曰史記沃野千里

兒童汲井華慣捷併在手霑灑不濡地埽除似無帚明

霞爛複閣霽霧寒高牖側塞被徑花飄飄委墀柳艱難

世事迫隱遁佳期後晤語契深心那能揔鉗口

閒情
磊落奉

辭還杖策暫別終回首泱泱泥汚人听听國多狗既未

免羈絆時來憇走近公如白雪執熱煩何有

修可曰本草井

花水謂平旦第一汲者夢弼曰複重也寧拓開也听魚

斤切按字當作狎犬吠聲也又狎與狺通宋玉九辨猛

犬狺狺

而近吠

心在水精域衣霑春雨時洞門盡徐步深院果幽期

果如

所願與愜幽期同但果字痛

快。隨意下字自諭一時

到扉開復閉撞鍾齊及茲

醍醐長發性飲食過扶衰把臂有多日開懷無愧辭

要此

等

黃鸝度結構紫鵠下杲愚意會所適花邊行自遲

湯休起我病微笑索題詩

趙曰江揔大莊嚴寺碑云光適水精之域齊一作齋洙曰

釋經言聞正法如食醍醐然覺範曰世說云淳酪養性人無妬心則醍醐之能發性抑可知已此釋經所以取喻正法也洙曰絕交論把臂之英余曰漢書音義果愚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果愚然一曰屏也果音浮愚音思洙曰沙門惠休姓湯氏善屬文

細軟青絲履光明白氎巾深藏供老宿取用及吾身

自亦

宛轉自顧轉無趣交情何尚新道林才不世惠遠德過人

雨瀉暮簷竹風吹青井芹天陰對圖畫最覺潤龍鱗

索意

寫景俱異想見其處。鄭曰氎達協切毛布也時可曰南史高昌國有草實如繭其中絲如細纊名為白氎國人取之織以為布洙曰晉沙門支遁字道林有才辨高僧惠遠有宿德夢弼曰青井芹謂青泥坊芹菜集有贈

崔氏草堂詩飯煮
青泥坊裏芹是也

雨過蘇端

公自注端置酒下園曰端時白
衣按唐科名記端來春始及第

雞鳴風雨交久旱雨亦好杖藜入春泥無食起我早諸
家憶所歷一飯跡便掃

人情有此

蘇侯得數過歡喜每傾倒

也復可憐人呼兒具梨棗濁醪必在眼盡醉攄懷抱紅
稠屋角花碧委墻隅草親賓縱談謔喧鬧慰衰老沉蒙
霈澤垂糧粒或自保妻孥隔軍壘撥棄不擬道

喜晴

皇天久不雨既雨晴亦佳出郭眺西郊蕭蕭春增華青

熒陵陂麥窈窕桃李花春夏各有實我饑豈無涯

善自寬

干戈雖橫放慘淡鬪龍蛇甘澤不猶愈且耕今未賒丈

夫則帶甲婦女終在家力難及黍稷得種菜與麻千載

商山芝往者東門瓜其人骨已朽此道誰疵瑕英賢遇

輒軻遠引蟠泥沙顧慙昧所適迴首白日斜漢陰有鹿

門滄海有靈查馬能學衆口咄咄空咨嗟

洙曰西都賦琳珉青熒莊

子青青之麥生於陵陂橫戶孟切四皓避秦入商雒山採芝以食隱而不出邵平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

種瓜長安城東史記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朽
矣賈誼傳鳳縹縹而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楊子龍
蟠於泥布曰鹿門龐德公隱地在漢水之陰趙白張華
博物志天河與海通世有人居海渚年年八月見浮槎
去來不失期查與槎同沫曰世說殷
浩被黜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

鄭駙馬池臺喜遇鄭廣文同飲

夢弼曰鄭駙馬名潜曜尚臨晉公主

廣文名虔駙馬乃虔之姪也鶴
曰鄭駙馬池臺在河南新安縣

不謂生戎馬何知共酒杯

咄咄不一

然臍郢塢敗禿節漢臣

回白髮千莖雪丹心一寸灰別離經死地披寫忽登臺

是是重對秦簫發俱過阮宅來醉留春夜舞淚落強徘徊

洙曰老子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漢董卓築塢於郿高
厚七丈號萬歲城及呂布殺卓尸卓於市天時始熱卓
素充胭脂流於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膾中光明達曙蘇
武為漢中郎將使匈奴單于使武牧羗北海上武杖漢
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毛盡落留十九年而還鶴曰是年
正月祿山為安慶緒所弑故有然膾之喻又公與鄭時
同在賊中故相期為漢臣之回也夢弼曰列仙傳蕭史
善吹簫秦繆公以女弄玉妻焉晉阮咸與叔父籍為竹
林之遊居道之北此以秦蕭美
駙馬又以二阮比其叔姪也

喜達行在所三首

夢弼曰肅宗即位於靈武移軍
鳳翔公脫賊西走謁帝行在拜

左拾遺。夏自賊
中達行在所作

西憶岐陽信無人遂却迴眼穿當落日死著寒灰霧

樹行相引蓮峯望或開

荒村歧路之間望樹而往並山曲折或見其背或見其面非身

歷顧沛不知其言之工也

所親驚老瘦辛苦賊中來

趙曰歧陽乃鳳翔也著陟略切

置也洙曰所親字見漢書

愁思胡笳夕

不待下句

淒涼漢苑春生還今日事間道暫時

人

五字可傷即旦暮人耳暫時更警

司隸章初覩

此情如何

南陽氣已新喜

心翻倒極鳴咽淚沾巾

此豈隨人憂樂語。沈曰胡笳胡人捲蘆葉吹之以作樂洙曰

後漢班超妹昭上書請超曰可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間道言伺間隙之道而行班超從間道至疏勒間去聲師曰暫時人言不敢保其性命也夢弼曰後漢光武紀更始將止都洛陽以光武行司隸校尉使前整修

官府於是致僚屬作文移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諸于繡黼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泣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謝玄暉詩還覩司隸章又庾信哀江南賦反舊章於司隸洙曰光武紀望氣者蘇伯阿為王莽使至南陽遙望見春陵郭喈曰氣佳哉鬱鬱蔥蔥

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

獨行中路間闕憂患累百言不自慙者一見垂淚

猶

瞻太白雪喜遇武功天影靜千官裏心蘇七校前

只影靜心

蘇字每日跋涉擾擾危不自保皆可想見而此喜亦未易自言它人無此苦有此苦無此言又不知前人已言

兩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

鶴曰太白山在鳳翔武功縣屬京兆涿曰前漢刑法

志京師有南北軍屯武帝內增七校注中壘屯騎步兵
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凡八校尉胡騎不常置故言

七也鄭曰
中竹仲反

述懷

去年潼關破妻子隔絕久今夏草木長脫身得西走

詩中

未見有為賊所得一節豈非以脫身西走語致誤耶但自鄜州出即脫身也

麻鞋見天子衣

袖露兩肘朝廷慙生還親故傷老醜涕淚受拾遺流離

主恩厚柴門雖得去未忍即開口寄書問三川不知家在否比聞同罹禍殺戮到雞狗山中漏茅屋誰復依戶

牖摧頽蒼松根地冷骨未朽幾人全性命盡室豈相偶
嶽峯猛虎場鬱結回我首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反
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

極一時憂傷之懷賴自能賦毫髮不失。後山云不敢問何如

漢運初中興生平老耽酒沈思歡會處恐作窮獨叟

鄭曰

潼從紅切水名出廣漢上有關名潼關懸眉殞切鶴曰通典云唐武后垂拱中置左右補闕左右拾遺以掌供奉諷諫開元以來尤為清選洙曰三川在鄜州時公之家寓三川嶽去金切峯魚音切山貌中興竹仲反

得家書

去憑遊客寄來為附家書今日知消息他鄉且舊居熊

兒幸無恙驥子最憐渠臨老羈孤極傷時會合疎二毛
趨帳殿一命侍驚輿北闕妖氛滿西郊白露初涼風新
過鴈秋雨欲生魚農事空山裏眷言終荷鋤師曰熊兒即宗文驥
子即宗武公之子也鶴曰風俗通云噬蟲曰恙古者人
多野宿為恙所齒故早相見必勞問曰無恙乎洙曰傳
君子不禽二毛注頭白有二色帳殿言天子行幸所在
以帳為殿也師曰周有一命再命之士洙曰時公至行
在授左拾遺故有一命之語北
闕妖氛謂京師尚未收復也

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

鶴曰涼州漢武威郡唐屬隴右乃河西節

度治所

驄馬新鑿蹄銀鞍被來好

鮮麗稱事非
袞 頌 老人語

繡衣黃白郎騎

向交河道問君適萬里取別何草草天子憂涼州嚴程

到須早去秋羣胡反不得無電掃此行收遺賾風俗方

再造族父領元戎名聲閣中老奪我同官良飄飄按城

堡使我不能餐令我惡懷抱若人才思濶溟漲浸絕島

樽前失詩流塞上得國寶皇天悲送遠雲雨白浩浩東

郊尚烽火朝野色枯槁西極柱亦傾如何正穹昊

師曰
漢桓

典為御史常乘驄馬時人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洙曰漢侍御史有繡衣直指持斧捕盜唐安西去交河

郡七百里以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希曰去秋指至德元載時吐蕃陷隴右宕鄯廓涼等州涼州為節度之所治不可使失故天子憂之正後詩所謂須存武威郡之意也鶴曰族父謂杜鴻漸按本傳至德二載遷河西節度使夢弼曰公時為拾遺長孫為侍御史皆諫官故云同官東郊謂史思明西極謂吐蕃也

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漢中判官

鶴曰漢中唐興元府本梁州

威弧不能弦自爾無寧歲川谷血橫流豺狼沸相噬天子從北來長驅振凋敝頓兵岐梁下却跨沙漠裔二京陷未收四極我得制蕭索漢水清緬通淮湖稅使者紛星散王綱尚旒綴南伯從事賢君行立談際坐知七曜

歷手畫三軍勢冰雪淨聰明雷霆走精銳幕府輟諫官
朝廷無此例至尊方旰食仗爾布嘉惠補闕暮徵入柱

史晨征憩正當艱難時實藉長久計回風吹獨樹白日

照執袂慟哭蒼烟根山門萬重閉居人莽牢落遊子方

迢遞徘徊悲生離局促老一世陶唐歌遺民後漢更列

帝我無匡復資聊欲從此逝

洙曰易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揚

雄河東賦矍天狼之威弧黃曰天子從北來言肅宗即位於靈武洙曰頓兵歧梁下言肅宗移兵鳳翔也詩為下國綴旒又公羊傳君若贅旒然趙曰南伯為漢中主將也修可曰漢志注日月五星謂之七曜洙曰左傳伍

奢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注盱晏也鶴曰補闕掌供奉
諷諫又御史在殿柱之間亦謂之柱下史此謂樊以侍
御史為判官也洙曰左傳吳季札來聘請觀於周樂為
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夢弼曰後漢
更列帝謂光武建中興之業也
漢紀高帝曰吾亦從此逝矣

送從弟亞赴河西判官

鮑曰亞字次公肅宗在靈武上書論當時事擢授書

郎時杜鴻漸節度河西奏署幕府

南風作秋聲殺氣薄炎熾盛夏鷹隼擊

杜亞何如發語怪怪深似有足

望者時危異人至令弟草中來蒼然請論事詔書引上殿

奮舌動天意兵法五十家爾腹為篋笥應對如轉丸疎

通略文字經綸皆新語足以正神器宗廟尚為灰君臣
俱下淚崆峒地無軸青海天軒輊西極最瘡痍連山暗
烽燧帝曰大布衣

曰字恐誤

藉卿佐元帥坐看清流沙所以

子奉使歸當再前席適遠非歷試須存武威郡為畫長

久利孤峯石戴驛快馬金纏轡黃羊飫不羶蘆酒多還

醉踴躍常人情慘淡苦士志安邊敵何有反正計始遂

吾聞駕鼓車不合用騏驎龍吟迴其頭

孤峯石戴驛龍吟迴其頭皆奇

語

夾輔待所致

夢弼曰老子天下神器不可為也崆峒山在西博物志地有三千六百軸此言

吐蕃入寇也青海在東乃哥舒翰戰處詩如輕如軒此
言山東危而不安也彥輔曰邊方有警晝則燔燧夜則
舉烽洙曰書西被于流沙漢文帝前席賈生夢弼曰武
威郡即安西都護府也羶羊臭也大觀三年郭隨使虜
將舉黃羊旣不羶蘆酒多還醉以問虜使時立愛立愛
云黃羊野物可獵取食之不羶蘆酒麩穀醞成可撥醕
取不醉也但力微飲多即醉二物皆北方所有信子美
之言驗矣蘆蔡肇本作虜引虜酒千杯不醉入為證希
曰漢高帝紀撥亂世反之正修可曰漢書光武時異國
有獻名馬日行千里詔以馬駕鼓車洙曰左傳夾輔周
室

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防禦判官

夢弼曰同谷郡
今成州晉仇池

郡

昔沒賊中時潛與子同遊今歸行在所王事有去留偏
側兵馬間主憂急良籌子雖軀幹小老氣橫九州挺身
艱難際張目視冠讎朝廷壯其節奉詔令參謀鑾輿駐
鳳翔同谷為咽喉西扼弱水道南鎮枹罕陬此邦承平
日剽劫吏所羞況乃胡未滅控帶莽悠悠府中韋使君
道足示懷柔令姪才俊茂二美又何求受詞太白脚走馬
仇池頭古色沙土裂積雪陰雲稠羗父豪豬韡羗兒青
兕裘吹角向月窟蒼山旌旆愁鳥驚出死樹龍怒拔老

湫古來無人境今代橫戈矛傷哉文儒士憤激馳林丘
中原正格鬪後會何緣由百年賦命定豈料沈與浮且
復戀良友握手步道周論兵遠壑淨亦秀亦可縱冥搜

題詩得秀句札翰時相投

洙曰天子行幸所在曰行在孝祥曰十洲記鳳麟洲在西

海之中四面皆有弱水遠之洙曰唐安昌郡河州理枹罕縣枹罕故羗侯也枹音孚本枹鼓字也大白山在鳳翔鄆縣仇池在成州上祿縣山上有池夢弼曰山海經注豪豬能以頸上豪射人也說文兕如野牛青色皮厚可為鎧泰伯曰樂錄云蚩尤率魍魎與黃帝戰於涿鹿帝乃命吹角為龍以禦之洙曰月窟西極也格鬪相抗而殺之曰格魯曰詩有扶之杜生於道周釋文周曲也

奉送郭中丞燕太僕卿充隴右節度使三十韻

洙曰

郭中丞英乂也郭知運之季子肅宗興師朔野英乂以將門子特見任用

詔發西山將秋屯隴右兵淒涼餘部曲燁赫舊家聲鵬

鷄乘時去驂騑顧主鳴艱難須上策容易即前程斜日

當軒蓋高風卷旆旌松悲天水冷沙亂雪山清

松沙皆屬點綴

和

虜猶懷惠防邊詎敢驚

上句有風下句傷時

古來於異域鎮靜示

專征燕薊奔封豕周秦觸駭鯨中原何慘黷餘孽尚縱橫
箭入昭陽殿笳吟細柳營內人紅袖泣王子白衣行

宸極妖星動園陵殺氣平空餘金椀出無復總帷輕

如箭

入昭陽至總帷金椀愈甚矣非所忍言

毀廟天飛雨焚宮火徹明果愚朝

共落綸綸夜同傾三月師逾整羣胡勢就烹瘡痍親接

戰勇決冠垂成妙譽期元宰殊恩且列卿幾時回節鉞

戮力掃撓搶圭竇三千士雲梯七十城

語不必屬隨意描畫

恥非

齊說客甘似魯諸生通籍微班忝周行獨坐榮隨肩趨
漏刻短髮寄簪纓徑欲依劉表還疑厭禰衡漸衰那此
別忍淚獨含情廢邑狐狸語空村虎豹爭人頻墜塗炭

公豈忘精誠元帥調新律前軍壓舊京安邊仍扈從莫

作後功名

趙曰西山將謂英又先為秦州都督詔還加隴右節度也燁一作烜鶴曰天水郡秦州也

雪山指西山也洙曰左傳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陳琳檄云若駭鯨觸細網趙曰祿山反幽州陷河北及洛陽長安此所謂奔突幽薊而觸冒周秦也洙曰文選云上慘下黯趙曰祿山既死慶緒為寇此所謂餘孽尚縱橫也洙曰箭檄書箭也昭陽漢殿名趙曰漢周亞夫細柳營在長安茹吟細柳言胡人之茹乃在漢營也王子白衣行言王子以避亂之故隱迹為白衣而行也夢弼曰南史沈炯字初明為魏所虜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為表奏之陳已思鄉之意云甲帳朱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盜遂出人間或引孔氏志怪漢盧充家西有崔少府墓充與崔女為婚得金盃一枚事非也洙曰果愚漢書注連闕連閤也攬搶釋文妖星也上初銜下楚耕切

記儒有華門圭竇注門旁窬穿牆為竇如圭墨子楚王
令公輸作雲梯以攻宋漢酈食其傳韓信東擊齊齊軍
歷下以拒漢食其說齊王田廣罷歷下守備韓信聞食
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乃夜度兵襲齊叔孫通傳臣願
微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通藉通朝籍也微班公
自謂為拾遺也詩賓彼周行箋云周之列位也後漢宣
秉拜御史中丞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
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此以美英乂
也魏志王粲以西京擾亂皆不就辟乃之荊州依劉表
漢禰衡注見前夢弼曰時朝廷以廣平王叔為元帥李
嗣業為前軍收復長安新律謂
師律也危從謂危駕復還闕也

送楊六判官使西番

鶴曰是年吐蕃遣使來請討
賊且修好肅宗遣給事中南

巨川往報聘楊蓋
贊巨川以行者

送遠秋風落西征海氣寒帝京氛祲滿人世別離難絕
域遙懷怒和親願結歡勅書憐贊普兵甲望長安宣命
前程急惟良待士寬子雲清自守今日起為官垂淚方
投筆傷時即據鞍儒衣山鳥怪漢節野童看邊酒排金
盜夷歌捧玉盤草肥蕃馬健雪重拂廬乾慎爾參籌畫
從茲正羽翰歸來權可取九萬一朝搏

權可取稍碍不
是氣象。趙曰

往吐蕃當渡青海故云海氣寒也鶴曰帝京氛祲滿謂
京師尚未收復也贊普吐蕃君長名洙曰漢揚雄字子
雲三世不徙官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班超家貧為
官傭書久勞苦投筆歎曰大丈夫無它志略猶當效傅

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乎馬援傳劉尚深入五溪軍沒馬援因請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趙曰吐蕃聯毳帳以居號大小拂廬也莊子鵬之徙於南冥也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哭長孫侍御

鶴曰前有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當是得武威之命未到而死

道為詩書重名因賦頌雄禮闈曾擢桂憲府舊乘驄流

水生涯盡浮雲世事空唯餘舊臺栢蕭瑟九原中

洙曰禮闈

禮部所設以取士也晉郗詵對武帝云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憲府御史所居之署也漢桓典拜侍御史常乘駟馬趙曰漢朱博傳御史府中列栢樹常有野烏數十棲宿其上檀弓注卿大夫之墓地在此

原九

奉贈嚴八閣老

鮑曰嚴武時為給事中夢弼曰按李肇國史補宰相相呼為堂老兩

省相呼為閣老公時為左拾遺與武正聯兩省也

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蛟龍得雲雨鵬鷃在秋天客

禮容疎放官曹可接聯新詩句句好應任老夫傳

鶴曰漢舊

儀丞相聽事閣曰黃閣然則給事中何以得云登黃閣蓋給事中屬門下省其長曰侍中與中書令參摠而顯判省事即宰相也給事掌分判省事故得同登黃閣

留別賈嚴二閣老兩院補闕得聞字

鶴曰時賈至為中書舍人

嚴武為給事中又按公是年六月薦岑參狀左補闕乃韋少遊裴薦也

田園須暫住戎馬惜離羣去遠留詩別愁多任酒醺一秋常苦雨今日始無雲山路晴吹角那堪處處聞

晚行口號

鮑曰公時家在鄜州有墨制許往省視。八月自鳳翔還鄜州及扈從還京作

三川不可到歸路晚山稠落鴈浮寒水饑烏集戍樓市

朝今日異喪亂幾時休遠愧梁江揔還家尚黑頭

人知江令

自陳入隋不知其自梁時已達官矣自梁入陳又自陳入隋歸尚黑頭其人物心事可知者一梁字而不勝其媿矣詩之妙如此豈待罵哉。趙曰三川鄜州縣名也夢弼曰江揔字揔持在陳掌東宮管記與太子為長夜

之飲後主即位授尚書令京城
陷入隋為上開府復歸老江南

獨酌成詩

燈花何太喜酒綠正相親醉裏從為客詩成覺有神

至淺

淺者亦
自喻

兵戈猶在眼儒術豈謀身苦被微官縛低頭愧

野人

洙曰西京雜記陸賈曰目矐得酒食燈花得錢財
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既有徵大

亦宜

然

徒步歸行

公自注贈李特進自鳳翔赴鄜州途經
邠州作魯嘗曰特進李嗣業也時守邠

州公經途作此贈之就其
借乘馬代勞往鄜州也

明公壯年值時危經濟實藉英雄姿國之社稷今若是
武定禍亂非公誰鳳翔千官且飽飯衣馬不復能輕肥
青袍朝士最困者白頭拾遺徒步歸人生交契無老少
論交何必先同調妻子山中哭向天須公櫪上追風驃
謂家人望其歸須借馬馳去。洙曰論交一作論心謝
靈運詩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師曰櫪馬槽也修可
曰崔豹古今注始皇有七馬一曰追風廣韻馬黃白色
曰驃布曰按李嗣業傳嗣業至鳳翔上謁肅宗喜曰卿
至賢於數萬衆以為前軍收長安嗣業忠毅憂
國不計居產前後賞賜皆以助軍有宛馬千足

玉華宮

夢弼曰按唐志玉華宮在坊州宜君縣之
鳳皇谷寰宇記正殿覆瓦餘皆葺茅當時

以為清涼勝於九成宮也師曰自此詩以下至
羗村乃公趨廊路紀所經見兼述抵家情況

溪回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

哀思

苦語轉換簡遠有長篇餘韻未更自傷非意所及

陰房鬼火青壞道哀湍瀉萬

籟真笙竽秋色正瀟灑美人為黃土況乃粉黛假當時

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憂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

途間誰是長年者

起結淒黯讀者殆難為情。梅聖俞曰玉華宮近有晉苻堅墓前有溪曰

醵醪蓋取溪色如酒色之碧也溪回言回遠也惟回遠故松風不歇夢弼曰淮南子人血為燐許慎注兵死之血為鬼火燐者鬼火之名洙曰莊子子綦曰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子游曰地籟則衆

竅是己人賴則比竹是己敢問天賴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注賴蕭也夢弼曰美人言殉葬木俑也公詩末意蓋傷苻堅安在美人已化為黃土是以憂來浩歌揮淚盈把又自傷在征途間豈能長久者乎

九成宮

夢弼曰按唐志九成宮在鳳翔府麟遊縣西五里本隋仁壽宮貞觀間修之以避暑

因更名馬山有九重故有九成

蒼山入百里崖斷如杵白

並盡地形

曾宮憑風迥及業土囊

口立神扶棟梁鑿翠開戶牖

二語雄稱

其陽產靈芝其陰宿

牛斗紛披長松倒揭嶭怪石走哀猿啼一聲客淚迸林

藪荒哉隋家帝製此今頽朽向使國不亡焉為巨唐有

雖無新增修尚置官居守巡非瑤水遠跡是雕牆後

感歎

之尤得體者

我來屬時危仰望嗟歎久天王守太白駐馬更

回首

夢弼曰曾與層同迥一作迴及逆及切葉逆怯切
爰葉山貌張衡西京賦狀巍峩以爰葉宋玉風賦

夫風起於青蘋之末咸怒於土囊之口魯靈光殿賦神
靈扶其棟宇又飛陛揭嶢魚列切鶴曰唐志云九成宮
周垣千八百步并置禁苑及府庫官寺等太宗高宗嘗
臨幸舊史志云九成宮摠監一人副監一人丞一人錄
事一人府三人史五人洙曰周穆王遊於崑崙山見西
王母與宴於瑤池之上王元長曲水序穆滿八駿如舞
瑤水之陰書峻宇雕牆趙曰守音狩太白山名守之為
義言肅宗在鳳翔也夢弼曰天王守太白與春秋狩於
河陽之義同也五代晉開運三年官書本及晁以道本並作狩

羗村三首

夢弼曰鄜州圖經州治洛交縣羗村洛交村墟

崢嶸赤雲西日脚下平地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妻

孀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隣人

滿牆頭感歎亦歔歔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更字正合仄聲

○當時適然千載之淚常在人目詩三百不多見也○馮曰赤雲西峯返照雲漢皆赤色洙曰班孟堅西都賦

巖峻崢嶸碎石崢嶸

崢嶸注崢嶸高秀也

晚歲迫偷生還家少歡趣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却去憶

昔好追涼故遶池邊樹蕭蕭北風勁撫事煎百慮賴知

禾黍收已覺糟牀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遲暮

洙曰禾黍一作

黍秣又黍稌魯曰

糟牀卽酒醅也

羣雞正亂叫客至雞鬪爭驅雞上樹木始聞扣柴荆父
老四五人問我久遠行手中各有攜傾榼濁復清苦辭
酒味薄黍地無人耕兵革既未息兒童盡東征請為父
老歌艱難媿深情歌罷仰天歎四坐淚縱橫

北征

鶴曰公自鳳翔還鄜州此詩述在路及到家之事當是九月作東坡曰北征詩識君臣之

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可貴也詩眼曰孫莘老嘗謂老杜北征詩勝退之南山詩王平甫以謂

南山勝北征終不能相服時山谷尚少乃曰若論
工巧則北征不及南山若書一代之事以與國風
雅頌相為表裏則北征不可無而南
山雖不作未害也二公之論遂定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維
時遭艱虞朝野少暇日顧慙恩私被詔許歸蓬華拜辭
詣闕下怵惕久未出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君誠中
興主經緯固密勿東胡反未已臣甫憤所切揮涕戀行
在道途猶恍惚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靡靡踰阡陌
人煙眇蕭瑟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回首鳳翔縣旌

旗晚明滅前登寒山重屢得飲馬窟邠郊入地底涇水
中蕩潏猛虎立我前蒼崖吼時裂菊垂今秋花石戴古
車轍青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
栗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
長篇自然不可無此。愁結中得從容風刺語此大篇興致 緬思桃源內益歎身世

拙坡陀望廊時谷巖互出沒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
鵝鳥鳴黃桑野鼠拱亂穴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潼
關百萬師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殘害為異物況我

墮胡塵及歸盡華髮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
聲迴悲泉共幽咽平生所驕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
啼垢膩脚不韞牀前兩小女補綻纔過膝海圖坼波濤
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老夫情懷惡嘔
泄卧數日那無囊中帛救汝寒凜慄粉黛亦解包衾裯
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癡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為曉粧隨
手抹移時施朱鈿狼籍畫眉濶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饑
渴問事競挽鬚誰能即嗔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

新歸且慰意生理焉得說

北征精神全得一段盡意他人窘態有甚不能自言又羞

置勿道

至尊尚蒙塵幾日休練卒仰看天色改旁覺袂氛

豁陰風西北來慘澹隨回紇其王願助順其俗喜馳突
送兵五千人驅馬一萬匹此輩少為貴四方服勇決所
用皆鷹騰破敵過箭疾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伊洛指
掌收西京不足拔官軍請深入蓄銳伺俱發此舉開青
徐旋瞻略恒碣昊天積霜露正氣有肅殺禍轉亡胡歲
勢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綱未宜絕憶昨狼狽初事

與古先別姦臣競薶醢同惡隨蕩析不聞夏殷衰中自
誅褒姒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桓桓陳將軍仗鉞奮
忠烈微爾人盡非於今國猶活淒涼大同殿寂寞白獸
闥都人望翠華佳氣向金闕園陵固有神埽灑數不缺

數音朔謂每有
喪亂終必反正

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

夢弼曰東胡
指安慶緒也

時慶緒弑其父祿山而襲偽位矣詩行邁靡靡注猶遲
遲也洙曰回首鳳翔縣時肅宗在鳳翔也布曰邠謂
邠州地乃涇水之所通也鄭曰橡徐兩切樞實也布曰
桃源在鼎州夢弼曰邠音孚邠州也時諸市切祭天所
也前漢郊祀志秦文公夢黃蛇自天而下屬於地止於
邠於是作邠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洙曰潼關哥舒翰

所守師敗而降夢弼曰公言妻子寒凍以海圖舊繡為小兒褰衣故波濤為之坼繡紋為之移天吳及紫鳳之類或顛或倒也趙曰天吳海圖所畫之物紫鳳所繡之物也山谷云天吳水獸八首八足尾背青黃見山海經夢弼曰至尊謂肅宗也左傳天子蒙塵於外回紇或作回鶻非蓋德宗時方請易為回鶻也洙曰送兵五千人時回紇以兵五千助順趙曰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言回紇助順主上雖虛心以待其破賊然時議恐畢竟為害所以氣欲奪也希曰書太行恒山至於碣石夢弼曰青徐恒碣皆東北之地言自此可以略定矣定功曰酉陽雜俎云狼狽是兩物狽前足絕短每行駕兩狼狽狼則不能動故言世事乖者稱狼狽洙曰褒姒褒姒已也此言誅楊貴妃也魏泰道輔曰唐人詠馬嵬之事尚矣世所稱者劉白禹錫云官軍誅佞幸天子捨妖姬樂天云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此乃歌詠祿山能使官軍背叛逼迫明皇明皇不得已而誅貴妃

也豈特不曉文章體裁而造語恣拙亦失事君之禮老
杜則不然北征詩曰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姦臣竟
菹醢同惡隨蕩析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姒乃明皇鑒
夏商之敗畏天悔禍賜妃子以死無預官軍也胡仔元
任曰褒姒周幽王后也夏字疑誤當作商周魯曰宣光
指周宣王漢光武中興也東坡志林曰北征詩云桓桓
陳將軍杖鉞奮忠烈此謂陳元禮也元禮佐玄宗平內
難又從幸蜀首建誅國忠之策洙曰大同白獸皆禁中
宮殿名也夢弼曰考之唐志無白獸闥之名豈假漢白
虎門而言之乎鶴曰漢有白虎殿唐高祖名虎故改曰
獸洙曰司馬相如賦建翠華
之旗園陵天子所葬之處也

月

天上秋期近人間月影清入河蟾不沒搗藥兔長生只

益丹心苦能添白髮明干戈知滿地休照國西營

洙曰時官軍營

於長安之西言休照為征夫見月而感也

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

鶴曰按史是年九月丁亥以廣平王俶為

元帥司空郭子儀副之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發鳳翔壬寅至長安城西陳於香積寺之北

澧水之東與賊戰斬首六萬賊大潰

癸卯大軍入京師甲辰捷書至鳳翔

胡虜潛京縣官軍擁賊壕鼎魚猶假息穴蟻欲何逃帳

殿羅玄冕轅門照白袍秦山當警蹕漢苑入旌旄路失

羊腸險雲橫雉尾高五原空壁壘

五文本不可省與花溪同八水散

風濤今日看天意遊魂貸爾曹乞降那更得尚詐莫徒
勞元帥歸龍種司空握豹韜前軍蘇武節左將呂虔刀兵
氣回飛鳥威聲沒巨鼇戈鋌開雪色弓矢向秋毫天步
艱方盡時和運更遭誰云遺毒螫已是沃腥臊睿想丹
墀近神行羽衛牢花門騰絕漠拓羯渡臨洮此輩感恩
至羸俘何足操鋒先衣染血騎突劍吹毛喜覺都城動

悲連子女號家家賣釵釧準擬獻香醪

獨欲一日親見
不可得想像欲

狂。本作只待獻香醪先生興觀序本定作準擬洙曰
京縣者京師之縣也時王師至安慶緒奔於陝郡趙曰

南史丘遲與陳伯之書將軍魚遊於鼎沸之中異苑栢
譙太元中見有人皆長寸餘被鎧持槩從垣中出緣機
登竈蔣山道士令以沸湯澆所入處寂不復出因掘之
有斛許大蟻死在穴中希曰後漢第五倫使謝夷吾收
烏程長按罪夷吾到縣無所驗但望門伏哭而還白倫
曰竊以音候知長當死遊魂假息非刑所加至月餘長
果暴卒鶴曰舊史御帳殿受朝賀蓋行幸時以幄帟為
殿也趙曰玄冕卿大夫之服沈曰周禮以車轅為門梁
陳慶之所統之兵悉著白袍前漢書出稱警入稱蹕止
行人也洙曰羊腸坂在太行天下之險也崔豹古今注
高宗有雉雛之祥服章多用翟羽故天子有雉尾扇長
安近地有五丈原時賊退敗故云壁壘空也關內八水
涇渭滹滿汾瀉澧潏散風濤言寇亂漸平也趙曰元帥
司空詳見題下注夢弼曰漢蘇武使匈奴杖節牧羝北
海上晉呂虔有佩刀相者曰必三公可佩時王師收長
安以李嗣業為前軍又嗣業嘗為左右陌刀將花門謂

回紇也按唐志甘州有花門山堡東北千里至回紇衙
帳拓羯謂安西也按西域傳安西者即康居小君長
王故地募勇健者為拓羯猶言戰士也漢志臨洮縣屬
隴西郡時用朔方等兵故云爾洮曰劍吹毛言其利也
古云吹毛之劍漢董卓傳呂布殺董卓百姓歌舞於道
長安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

收京三首

仙仗離丹極妖星帶玉除須為下殿走

舊嘗不滿此語以收京言之尚

可耳不可好樓居暫屈汾陽駕聊飛燕將書依然七廟略

更與萬方初

洮曰須為下殿走不可好樓居一作得非羣盜起難作九重居夢弼曰說文除殿陛

也洮曰世說榮感入斗天子下殿走漢武紀公孫卿曰仙人可見但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作蜚廉桂觀

甘泉作延壽觀焉師曰玄宗好神仙故有此句洙曰莊子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焉喪其天下焉史記魯仲連傳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不下魯仲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燕將見書泣而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王制天子七廟趙曰兵謀謂之廟略蓋謀於七廟之中也夢弼曰更平聲與民更始之義也

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忽聞哀痛詔又下聖明朝

沈痛

敦厚讀之墮淚

羽翼懷商老文思憶帝堯叨逢罪已日霑灑望

青霄

希曰嵇康養生論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洙曰漢武帝末年下哀痛之詔鶴曰是年十二月

戊午朔肅宗御丹鳳門下制大赦洙曰商老商山四皓也漢高祖時戚夫人以寵將移動太子吕后用張良計

名四皓使侍太子朝高祖見而問之四人各以姓名對
上曰煩公調護太子四人趨去上指示戚夫人曰彼羽
翼已成難動矣書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
於位讓於虞舜鮑曰羽翼懷商老謂裴冕杜鴻漸等輔
相肅宗猶商山四皓輔漢太子也文思憶帝堯謂玄宗
禪位猶堯授舜也洙曰傳臧文仲曰禹湯罪已其興也
勃
焉

汗馬收宮闕春城鏟賊壕賞應歌杖杜歸及薦櫻桃
言不

宗廟而顛覆之威收復
之幸具見非強點綴者雜虜橫戈數功臣甲第高萬方

頻送喜無乃聖躬勞
情至藹然喜未有極。願幸捷書
同日助喜之反語尤有味。洙曰

漢蕭何傳未有汗馬之勞鄭曰鏟楚醎切平也洙曰詩
杖杜勞還役也禮月令仲夏之月天子乃羞以舍桃先

薦寢廟漢叔孫通傳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熟可獻
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鶴曰雜虜橫戈數
謂回紇吐蕃諸外夷叛服不常也洙曰漢武帝為霍去
病治第第宅也甲第甲猶言甲乙之次第謂第一之第

潼關吏

鶴曰潼關在華州華陰縣祿山反詔哥舒
翰守潼關翰失守為賊所敗暨收復長安

增修阮險馬是詩
乃公歸京時作也

士卒何草草築城潼關道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借
問潼關吏修關還備胡要我下馬行為我指山隅連雲
列戰格飛鳥不能踰胡來但自守豈復憂西都丈人視
要處窄狹容單車艱難奮長戟千古用一夫哀哉桃林

戰百萬化為魚請囑防關將慎勿學哥舒

夢弼曰草草勞苦貌詩勞

人草草薛曰世說云若湯池鐵城無可攻之勢夢弼曰列戰格即列柵也洙曰蜀都賦一夫守隘萬夫莫向夢弼曰哥舒翰與賊戰於桃林官軍恃險固不力戰遂為賊所乘自相踐蹂是以敗績書武成注桃林在華山東左氏傳晉使詹嘉守桃林之塞注今潼關是也要我之要音於宵切

留花門

鶴曰按唐志甘州有花門山堡東北千里至回紇衙帳今言花門正指回紇也時用

朔方吐蕃回紇諸兵以討賊既收長安葉護奏以軍中馬少請留其兵於沙苑自歸取馬還為掃除范陽餘孽沙苑在同州同州為京師近輔故公詩云連雲屯左輔而深言其為農桑害也

北門天驕子飽肉氣勇決高秋馬肥健挾矢射漢月自

古以為患詩人厭薄伐修德使其來羈縻固不絕胡為
傾國至出入暗金闕中原有驅除隱忍用此物公主歌

黃鵠君王指白日連雲屯左輔百里見積雪長戟鳥休

飛哀笳曉幽咽田家最恐懼麥倒桑枝折沙苑臨清渭

泉香草豐潔渡河不用船千騎常撒烈胡塵踰太行雜

種抵京室花門既須留原野轉蕭瑟

洙曰前漢匈奴傳單于遺漢書曰南

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又云匈奴居北邊
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夢弼曰匈奴舉事常隨
日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前漢匈奴傳贊曰周懿
王時戎狄交侵暴虐中國詩人所作疾而歌之至懿王

曾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玁狁至於大原言逐之而已贊又曰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應劭漢官儀故事云馬曰羈牛曰縻言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洙曰前漢西域傳漢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烏孫昆莫為夫人昆莫年老公主悲愁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托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旃為牆以肉為食兮酪為漿居常土思兮心內傷願為黃鵠兮歸故鄉天子聞而憐之趙曰乾元初肅宗以幼女寧國公主嫁回紇可汗洙曰詩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注言指白日以為盟約也鶴曰左輔注見前題夢弼曰鄴元水經太白山在武功之南夏宿雪其上今花門屯左輔近於太白山矣或謂回紇兵被白練猶積雪然也樓大防曰杜詩連雲屯左輔百里見積雪讀者謂止言其多爾如此則上句足矣何用積雪之語惟能知回紇之人衣冠皆白然後少陵之意渙然夢弼曰撤匹蔑切上林賦奔騰撤烈本一作滅

沒正興作撇捺洙曰太行山名
丘布範書姬漢舊邦無取雜種

塞蘆子

鶴曰蘆子關在延州延昌縣北以備吐蕃
夢弼曰延州乃秦地之北門去州百八十

里有門山或云蘆子蓋兩山特立如門其形若葫
蘆也鶴曰時官軍止知東討收復河洛而不知蘆
子之可塞公懼有乘隙而入者故有此作又按是
年冬史思明帥高秀巖以所部來降是詩乃作於
未降之
前也

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邊兵盡東征城內空荆杞思
明割懷衛秀巖西未已廻略大荒來峻函蓋虛爾延州
秦北戶關防猶可倚焉得一萬人疾驅塞蘆子歧有薛

大夫旁制山賊起近聞昆戎徒為退三百里蘆關扼兩

寇深意實在此誰敢叫帝闢胡行速如鬼

鶴曰張說嘗為朔方軍節

度往巡五城措置兵馬按唐舊史注朔方節度所管有
定遠城西受降城中受降城東受降城及豐安軍唐開
拓邊境連西域皆置都護府州縣又置諸節度使以統
之歲發山東丁壯為戍卒時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
發入援謂之行營所留兵單弱竟召吐蕃之禍焉洙曰
史思明雜種胡人也時隨安祿山反河陽據懷衛二州
高秀巖哥舒翰麾下將也時為史思明偽河東節度將
兵西嚮山海經大荒之野雍州有峭函之固謂峭山函
谷即長安也鶴曰薛大夫當是御史大夫薛景仙以檢
校戶部尚書兼尹鳳翔嘗敗安祿山遊軍夢弼曰昆戎
即吐蕃也兩寇謂思明
及吐蕃也時連結入寇

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傷其臨老陷賊之故闕

為面別情見於詩

趙曰按唐史虔以祿山反陷賊偽授虔水部郎中因稱風緩求

攝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賊平與王維等並囚宣陽里以善畫崔圓使繪齋壁虔即祈解於圓卒免

死貶台州司戶參軍

鄭公樗散鬢如絲酒後常稱老畫師萬里傷心嚴譴日

百年垂死中興時蒼惶已就長途往邂逅無端出餞遲

便與先生應永訣九重泉路盡交期

洙曰樗散之材言不合世用也樗散

字見莊子

瘦馬行

師曰此詩為房琯作琯喪師陳濤斜罷相出為邠州刺史時論多惜之謂其可以用

也

東郊瘦馬使我傷
骨骼硤兀如堵墻
絆之欲動轉欹側
此豈有意仍騰驤
細看六印帶官字
衆道三軍遺路傍
皮乾剝落雜泥滓
毛暗蕭條連雪霜
去年奔波逐餘寇
驂騑不慣不得將
士卒多騎內廐馬
惆悵恐是病乘黃
當時歷塊誤一蹶
委棄非汝能周防
見人慘澹若哀訴
失主錯莫無晶光
天寒遠放鴈為伴
日暮不收烏啄瘡

哀窮悼屈亦須痛快得意誰家且養願終惠更試明年春草長

展轉沉著

忠厚惻怛感動千古洙曰郭璞江賦巨石砢砢以前却記觀者如堵牆沈曰碑兀骨高貌碑郎兀切洙曰唐令諸掌牧馬以小官字印印右膊以年辰印印右髀以監名依左右廂印印尾側至二歲起春量強弱以飛字印印左髀膊細馬次馬俱以龍形印印項左官馬賜人者以賜字印配諸軍及充傳送驛者以出字印並左右頰夢弼曰六印一作火印三軍一作官軍洙曰乘黃亦名飛黃神馬也龍翼馬身昔黃帝乘之登仙弼曰王褒聖主得賢臣頌過都越國蹶如歷塊洙曰頌延年緒白馬賦願終惠養蔭本枝兮

畫鵲行

高堂見生鵲颯爽動秋骨初驚無拘攣何得立突兀乃

知畫師妙巧刮造化窟寫此神俊姿充君眼中物烏鵲
滿膠枝軒然恐其出側腦看青霄寧為衆禽沒長翮如
刀劍人寰可超越乾坤空崢嶸粉墨且蕭瑟緬思雲沙
際自有烟霧質吾今意何傷顧步獨紆鬱夢弼曰拘繫
謂以條拘繫
之洙曰走道林好畜馬云貧道重其神俊舞鶴賦歸人
寰之喧卑又云烟交霧凝若無毛質陸士衡詩紆鬱游
情子

臘日

臘日常年暖尚遙今年臘日凍全消侵陵雪色還萱草

漏洩春光有柳條

小兒語
大家數

縱酒欲謀良夜醉還家初散

紫宸朝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罌下九霄

洙曰萱草
乃忘憂草

今俗云萬年韭霜雪不凋鄭曰長安志宣政殿北曰紫宸門內有紫宸殿即內衙之正殿趙曰唐志臘日宣賜口脂面藥翠管銀罌所以盛之也

補遺

悲陳陶

葛常之詩話杜子美陳陶詩云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言房琯之敗也琯臨敗尤

特重而中人邢延恩促戰遂大敗故子美深悲之子美為右拾遺會琯罷相上疏力救琯肅宗大怒詔三司推問宰相張鎰救之獲免故洗兵馬行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蓋感其救已也張無盡

孤憤吟云房琯未相日所談皆臯夔一朝陳陶下覆
沒十萬師中原已紛潰老杜尚嗟咨則老杜救琯之
章豈亦出於私情乎

送孔巢父歸江東

葛常之詩話云安祿山反永王璘有
窺江左之意李白嘗受璘辟為府僚

璘敗白流夜郎孔巢父亦為永王所辟巢父察其必
敗潔身潛遁由是知名使白如巢父之計則安得有
夜郎之謫哉老杜送巢父歸江東云巢父掉頭不肯
住東將入海隨煙霧其序云魚呈李白恐不能無微
意也

送從弟亞赴河西

黃常明詩話云南風作秋聲殺氣薄
炎熾益用易雷風相薄左氏寧我薄

人無人薄我軍志先人
有奪人之心薄之也

哭長孫侍御

按唐高仲武編中興間氣集以此詩為杜誦作詩中賦頌作雅頌舊乘驄作屢乘驄

蕭瑟作
蕭風

玉華宮

容齋隨筆曰張文潛老年在宛丘何大圭方弱冠往謁之凡三日見其吟哦老杜玉華宮詩不

絕口大圭請其故曰此章乃風雅鼓吹未易為子言大圭曰先生所賦何必減此曰平生極力模寫僅有一篇稍似之然未可同日語也遂誦其離黃州詩偶同此韻曰扁舟發孤城揮手謝送者山回地勢卷天豁江面寫中流望赤壁石脚挿水下昏昏煙霧崩歷歷漁樵舍居夷實三載鄰里通假借別之豈無情老淚為一灑篙工起鳴舷輕櫓健於馬聊為過江宿寂寂樊山夜此其音響節奏固似之矣讀之嘿諭也

北征

唐子西語錄云古之作者初無意於造語所謂因事以陳辭如北征一篇直紀行役耳忽云或紅如

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
實此類是也文章即如人作家書乃是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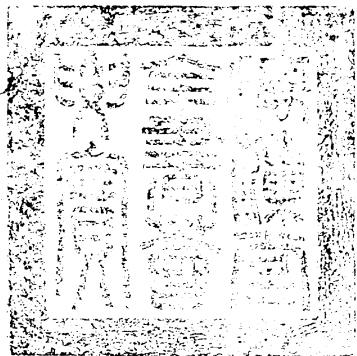
謹案第六頁前三行平陰屬河南郡按唐河南郡
無平陰地理志平陰縣屬濟陽郡天寶十三載
屬鄆州東平郡此誤

第十八頁後五行水名出廣漢上有關按水經注
河在關內南流潼激關山因謂之潼關若廣漢
之水乃梓潼水亦無潼關之目且祿山兵何由
至此此誤

第三十九頁前四行居常土思兮心內傷刊本土

訛憂據漢書改

第四十一頁後四行細馬次馬刊本訛駟馬並左
右頰刊本脫左字據唐六典增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徐如澍

謄錄監生臣張駿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集部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四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六百七十五

集部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四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公自注舍人先世嘗掌絲綸夢弼曰賈至字



幼鄰父曾嘗於開元間掌制詔至從玄宗幸蜀為中書舍人帝傳位至當讓冊既進蒙帝曰昔先帝詔命乃父為之辭今茲命冊又爾為之兩朝盛典出卿家父子可謂繼美矣鶴曰長安志東內有大明宮會要云貞觀間營永安宮後改名大明宮又改名蓬萊宮咸亨初改蓬萊宮為含元殿復改為大明宮。乾元元年春至夏五月在諫省作

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龍蛇動

宮殿風微燕雀高

壯麗自是若非微字清灑不免癡肥矣謾發此義

朝罷香煙

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於今

有鳳毛

洙曰顏氏家訓或問一夜五更何所訓答曰漢魏以來謂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謂之五

更皆以五為節也布曰漢儀中黃門持五夜師曰箭乃漏箭軍中傳箭以直更洙曰天子之門九重昱曰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紵時可曰宋書謝鳳子超宗有文辭補新安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東坡志林七言之偉麗者杜子美云旌旗日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爾後寂寞無聞焉直至歐陽永叔云蒼波萬古流不盡白鳥雙飛意自閒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樂耕耘可以並驅爭先矣小生亦云令嚴鍾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電

烟又云露布朝馳玉闕塞捷
書夜到甘泉宮亦庶幾焉爾

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寮友

賈至

銀燭朝天紫陌長
禁城春色曉蒼蒼
千條弱柳垂青
瑣百轉流鶯繞
建章劍佩聲隨玉墀步
衣冠身惹御
爐香共沐恩波
鳳池裏朝朝染翰侍君王

王維和

絳幘雞人送曉籌
尚衣方進翠雲裘
九天閭闔開宮
殿萬國衣冠拜冕旒
日色纔臨仙掌動
香烟欲傍衮

龍浮朝罷須裁五色詔
佩聲歸到鳳池頭

岑參和

雞鳴紫陌曙光寒
鷲轉皇州春色闌
金闕曉鍾開萬戶
玉階仙仗擁千官
花迎劍佩星初落
柳拂旌旗露未乾
獨有鳳凰池上客
陽春一曲和皆難

苔溪胡仔曰老杜早

朝大明宮詩賈至為唱首王維岑參皆有之四詩佳絕今蘇臺閩中杜工部集本不附此三詩惟錢塘舊本有之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夢弼曰長安志唐內大明宮正殿曰含元元日冬至

受華夷萬國大朝會宣政殿朔望御紫宸殿日御
宣政殿東有東上閤門西有西上閤門故以掖稱
鶴曰舊史舍元殿之後曰宣政宣政左右有中
書門下二省公為左拾遺屬門下故曰左掖

天門日射黃金榜春殿晴曛赤羽旗宮草霏霏承委佩
爐煙細細駐遊絲雲近蓬萊常五色雪殘鳩鵲亦多時

佳處自在可想

侍臣緩步歸青瑣退食從容出每遲

洙曰赤羽旗以赤鳥

羽為旗也霏霏一作微微曲禮主珮垂則臣珮委蓬萊
宮名即大明宮趙曰漢有鳩鵲觀在甘泉宮蓋借以比
當時之禁掖也鳩章移切洙曰青瑣謂省
門也以青畫戶邊鏤彩昱曰詩自公退食

紫宸殿退朝口號

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香飄合殿春風轉

花覆千官淑景移

春容富麗

晝漏稀聞高閣報天顏有喜近

臣知

意外意

宮中每出歸東省會送夔龍集鳳池

稀聞本作聲聞

先生手定作稀聞洙曰唐制昭容正二品係九嬪趙曰唐制左拾遺隸門下省而門下在東故曰東省時公為左拾遺夢弼曰夔龍舜之二臣也晉荀勗罷中書監云奪我鳳皇池蓋晉人以中書擬遠比天上鳳凰池謝玄暉直中書省詩茲言翔鳳池鳴佩多清響文昌雜錄唐制天子坐朝宮人引至殿上故子美詩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天祐間詔曰宮嬪女職本備內任今後每過延英坐日只令小黃門祇候引從宮人不得出內自此始罷也又云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又是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乃知唐殿廷多種花

柳今殿廷惟植槐楸鬱鬱然有嚴毅之氣也

晚出左掖

晝刻傳呼淺春旗簇仗齊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

濃麗

可想樓雪融城濕宮雲去殿低避人焚諫草

焚諫草者不欲人知也然

使人知其焚藁是猶欲知也雖焚藁亦避人政是點破古事無限懇款此事君當然之體

騎馬欲雞

棲結語讀之數過款款忠實謂為日夕淺耳亦未嘗非日夕意也○洙曰新漏刻銘云衛宏載傳呼之節較

而未詳注衛宏著漢儀使夜漏起宮衛傳呼以為備也趙曰傳呼淺謂傳呼在晝不若夜之遠也洙曰高士廉每有獻納必焚其藁夢弼曰晉羊祜傳嘉言謹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布曰唐馬周焚章表魏陳羣每上封事

輒削其藻洙曰文選雞登樓而歛翼師曰詩雞棲於
時日之夕矣公言騎馬出左掖之時乃日將夕也

題省中壁

掖垣竹埤梧十尋洞門對雪常陰陰落花遊絲白日靜

鳴鳩乳鷺青春深

老健有情此非旌旗日
暖宮殿風微兩句比

腐儒衰晚謬

通籍退食遲回違寸心衮職曾無一字補許身愧比雙

南金

夢弼曰埤避移切又皮靡切掖乃省中左右掖也
垣埤皆牆也高曰垣低曰埤謂垣之竹埤之梧皆

長十尋也師曰董賢傳重殿洞門注洞門謂門之相當
也山谷曰唐省中皆青壁盡雪洙曰腐儒字見漢書通
籍注見前詩退食自公又衮職有闕仲山甫補之趙曰
公時為拾遺故用補衮事洙曰古詩美人贈我綠綺琴

何以報之
雙南金

春宿左省

鶴曰公為左拾遺屬門下省而門下省在東故曰左省

花隱掖垣暮啾啾棲鳥過星臨萬戶動

風連西極動二動字相近星動

較奇月傍九霄多不寢聽金鑰因風想玉珂明朝有封事

數問夜如何

夢弼曰漢武帝起建章宮有千門萬戶本草珂貝類可以為馬飾通俗文曰馬勒飾

曰珂按唐車服志五品以上有珂牽凡車之制三品以上珂九子四品七子五品五子四品已下通去轅及珂師曰玉珂導者所鳴之珂或云馬非鶴曰唐志補闕拾遺掌供奉諷諫大事廷諍小則上封事時公為左拾遺

送賈閣老出汝州

鮑曰賈至為中書舍人出守汝州按肅宗紀二年九節度師潰

汝州刺史賈至奔于襄
鄧而傳不書隱之也

西掖梧桐樹空留一院陰

是送同省

艱難歸故里去住損春

心宮殿青門隔雲山紫邏深人生五馬貴莫受二毛侵

趙曰賈歷中書舍人而省在日華門西故曰西掖鶴曰艱難歸故里蓋賈乃河南洛陽人而汝州唐屬河南道與河南府又為鄰紫邏汝州山也洙曰青門長安東城門也邵平種瓜青門外趙曰漢官儀太守五馬蓋天子六馬而諸侯五馬師曰昔王羲之出守永嘉庭列五馬後人遂援為太守事二毛注見前

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

公自注相國製文

冠冕通南極

大體

文章落上台

語壯而險

詔從三殿去碑到百

蠻開

優柔

野館濃花發春帆細雨來

驛程旅館又喜又悲

不知滄海

上天遣幾時迴

愛之望之祝之願之趙曰冠冕指言張司馬南極指言南海也洙曰文章落上

台謂相國製文也夢弼曰南部新書大明宮中有麟德殿其殿三面亦以三殿為名李肇翰林志翰林院在麟德殿西廂重廊之後門東向白樂天為翰林學士有詩云三殿角頭宵直人是也詔從三殿去謂詔自翰林院經三殿而去也或曰三殿謂蓬萊拾翠紫微是也學士直殿故云詔從三殿去也鶴曰高帝紀百粵之兵服虔注非一種若今言百蠻也

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

雀啄江頭黃柳花鵲鵲鵲滿晴沙

隊仗起富

自知白髮非

春事且盡芳樽戀物華近侍即今難浪跡此身那得更

無家丈人才力猶强健豈傍青門學種瓜

夢弼曰鵲古有切鵲子盈

切鵲苦奚切鵲恥力切正作鵲皆水鳥也近侍公自謂為左拾遺也此身那得更無家謂前此轉從賊中寄家鄜州嘗有詩云無家對寒食今既復聚故喜而言也丈人謂鄭八丈也才力本作文力卞圖刊作才力青門種瓜注見前此勉鄭丈出仕未可學種瓜而隱也

曲江二首

一片花飛減却春

鍾情語別

風飄萬點正愁人且看欲盡花

經眼莫厭傷多酒入脣

小縱繩墨最足傾倒律詩不甚縛律者

江上小堂

巢翡翠苑邊高塚卧麒麟

警策之至可以動悟不持麗句而已

細推物理

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

趙曰富貴之家塚前有石麒麟西京雜記五柞宮西青梧

觀栢樹下有石麒麟二枚各刊其脇為文字是秦始皇驪山墓上物也頭高一丈五尺左脚折余曰絆音半馬

勢也

朝回日日典春衣

創出高興

每日江頭盡醉歸酒債尋常行

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

款飛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

落落酣暢如不經意而首

尾圓活生意自然有不可名言之妙洙曰孫濟權之叔也嗜酒不治產業常醉欠人酒錢人皆笑之濟怡然自

若謂人曰尋常行坐處欠人酒債欲質此縵袍償之古詩云典盡春衣無可奈尋常行處欠人錢鶴曰賈誼傳彼尋常之汙漬兮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故以對七十然江南逢李龜年詩云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又未嘗拘以數對也尋常幾度皆俗語希曰詩老夫灌灌毛傳云灌灌猶欸欸也洙曰馬少憐春日詩云傳語春光道先歸何處邊公蓋用之言相與賞翫莫相違戾此得非語同舍郎乎王彥輔塵史曰杜審言予美之祖也則天時以詩擅名與宋之問相唱和其詩有綰霧青條弱牽風紫蔓長寄語洛城風月道明年春色倍還人之句若予美林花著雨胭脂落水荇牽風翠帶長又云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雖不襲取其意而語脉蓋有家法矣

曲江對酒

苑外江頭坐不歸，水精春殿轉霏微。
桃花細逐楊花落，

黃鳥時無白鳥飛。

四句亦自恣肆

縱飲久判人共棄，懶朝真與

世相違。吏情笑覺滄洲遠，老大悲傷未拂衣。

春殿一作宮殿趙曰

苑外者芙蓉苑之外也。曲江在苑北。夢弼曰：第二三句楊自對桃白，自對黃，謂之自對格。鄭曰：判，普官切。正作拚。夢弼曰：世說：王子敬拂衣而去。李商老曰：嘗見徐師川說：一士大夫家有老杜墨迹，其初云：桃花欲共楊花語，自以淡墨改三字，乃知古人詩不厭改也。

曲江值雨

城上春雲覆苑牆，江亭晚色靜年芳。
林花著雨燕支落，

水符牽風翠帶長
龍武新軍深駐輦
芙蓉別殿謾焚香

何時詔此金錢會
暫醉佳人錦瑟傍

洙曰開元間析左右羽林軍置左右

龍武軍以左右萬騎營隸焉芙蓉城連曲江師曰唐諱虎故改龍虎軍為龍武鶴曰如舊注則不見新軍別殿之義案志至德二載左右神武兩軍賜名天騎今詩作於次年故曰新軍又志云芙蓉園在京城南內築夾城入園中有殿而曲江又連芙蓉苑駕常遊幸其中亦有殿故曰別殿公詩云江頭宮殿鎖千門是也鶴曰按貞元間中書門下奏云中和節初賜宴錢給百官宰臣已下於曲江合宴此賜金錢會也漢紀注凡言黃金者真金止言金者錢也趙曰醉佳人傍者蓋曲江宴時賜太常教坊樂也樂器有名錦瑟者猶寶瑟瑤瑟之謂也

晦日尋崔戢李封

鶴曰正月晦日也唐貞元前以正月晦日為令節詳見樂遊園

題注

朝光入甕牖尸寢驚弊裘起行視天宇春氣漸和柔興
來不暇懶今晨梳我頭出門無所待徒步覺自由杖藜
復恣意免值公與侯晚定崔李交會心真罕儔每過得
酒傾二宅可淹留喜結仁里懽況因令節求李生園欲
荒舊竹頗修修引客看埽除隨時成獻酬崔侯初筵色
已畏空樽愁寫得濃至未知天下士至性有此不草牙既青
出蜂聲亦暖遊思見農器陳何當甲兵休上古葛天民

不貽黃屋憂至今阮籍等熟醉為身謀威鳳高其翔長
鯨吞九州地軸為之翻百川皆亂流當歌欲一放淚下

恐莫收濁醪有妙理

問處復得一語

庶用慰沉浮

夢弼曰記儒有環堵之室

蓬戶甕牖音義曰以蓬為戶以甕為牖洙曰語寢不戶
黃曰陶潛夜行途中詩昭昭天宇濶夢弼曰出門無所
待謂不待車從也趙曰張平子思立賦匪仁里其馬宅
夢弼曰帝王世紀女媧氏沒有大庭氏至葛天氏陰康
氏無懷氏皆襲庖犧氏之號曰炎帝漢書音義黃屋車
上之蓋天子之儀以黃繒為裏也洙曰晉阮籍傳籍本
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
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
其可否而致之罪以酣醉獲免漢紀南郡獲威鳳為寶晉
灼注鳳之有威儀者也夢弼曰崔豹古今注鯨海魚也

大者長千里水族畏之張華博物志地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也

送率府程錄事還鄉

公自注程攜酒饌相就取別鶴曰按唐六典太子左右衛

率府有錄事參軍二人掌監印發付勾稽本隋置唐因之

鄙夫行衰謝抱病昏忘集常時往還人記一不識十程

侯晚相遇與語才傑立薰然耳目開頗覺聰明入

便便承

千載得鮑叔末契有所及意鍾老栢青義動脩蛇蟄若
人可數見慰我垂白泣告別無淹晷百憂復相襲內愧
突不黔庶羞以調給素絲挈長魚碧酒隨玉粒途窮見

交態世梗悲路溢東風吹春冰決莽后土濕念君惜羽

翮既飽更思戢莫作翻雲鶻聞呼向禽急

甚自矜重相愛至此

題李尊師松樹障子歌

鶴曰按詩李尊師玄都道士也長安子午谷有玄都

壇又會要云京城

朱雀街有玄都觀

老夫清晨梳白頭玄都道士來相訪握手呼兒延入戶

手持新畫青松障障子松林靜杳冥憑軒忽若無丹青

陰崖却承霜雪幹偃蓋反走虬龍形老夫平生好奇古

對此興與精靈聚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良工心獨苦

松下丈人巾屨同偶坐似是商山翁悵望聊歌紫芝曲

時危慘淡來悲風

邵伯溫聞見錄云歐陽公於詩主退之不主予美劉仲原父每不然之公

曰予美老夫清晨梳白頭玄都道士來相訪有俗氣退之決不道也仲原父曰亦退之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之句之類耳公賞其辭東坡志林故人董傳善論詩嘗云杜子美詩不免有凡語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良工心獨苦豈非凡語耶余笑曰此句殆為君發凡人用意深處人罕能識此所以為獨苦豈獨畫哉又云元祐五年十二月一日遊小靈隱聽林道人論琴瑟極有妙語予雖不通此伎然以理度之知其言之信也杜子美論畫云更覺良工心獨苦用意之妙有舉世莫知之者此其所以獨苦也又云管子曰事無終始無多事業此言學者貴能成就也唐人為詩皆量已力以致功常積情思數十年然後各自名家今人不然未有小得於已

高視前人自以為無敵然知音之難萬事悉然杜工部云更覺良工心獨苦用意之妙舉世莫知者此所以為獨苦歟夢弼曰前漢王貢傳序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以待天下之定又皇甫謐高士傳四皓見秦亂作歌曰漠漠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

奉陪鄭駙馬韋曲二首

鶴曰鄭駙馬即潛曜韋曲地在長安

韋曲花無賴家家惱殺人
淶樽須盡日白髮好禁春

反覆

有味石角鉤衣破藤枝刺眼新
何時占叢竹頭戴小烏巾

鄭曰淶龍玉切本作醪美酒也趙曰沈休文詩憂來命淶樽鄭曰禁車吟切勝也刺七亦切

野寺垂楊裏春畦亂水間
美花多映竹好鳥不歸山
城郭終何事風塵豈駐顏
誰能共公子薄暮欲俱還

奉答岑參補闕見贈

鶴曰岑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公同遺補薦其識度清

遠議論雅正時輩所仰宜充近侍當是薦後除參補闕也

窈窕清禁闕罷朝歸不同
君隨丞相後我住日華東
丹

丹柳枝碧娟娟花藥紅
故人得佳句獨贈白頭翁

住一作往

師曰參為補闕屬中書居右署公為拾遺屬門下居左署左為東而右為西故云歸不同也趙使曰唐宰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裴炎為中書令乃徙政事堂於中書省參時補闕在右掖故云隨丞相後也長安志

含元殿前有日華門東有門下省公
自拾遺在左閤故云住日華東也

寄左省杜拾遺

岑參

聯步趨丹陛分曹限紫微曉隨天仗入暮惹御香歸
白髮悲花落青雲羨鳥飛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

奉贈王中允維

夢弼曰王維字摩詰累遷給事中祿山反陷長安迎置洛陽迫為給

事中祿山大宴凝碧池悉召梨園諸工合樂工皆泣維聞甚悲作詩悼痛賊平下獄以詩聞行在肅宗憐之下遷太子中允自中允三遷尚書右丞維有別業在輞川鶴曰唐志左春坊中允二人掌侍

從替相駁

正啓奏

中允聲名久如今契濶深共傳收庾信不比得陳琳

陳琳

猶有草
檄憾也

一病緣明主三年獨此心

大家數時時有
之政愛其朴

窮愁

應有作試誦白頭吟

趙曰侯景之亂梁簡文帝使庾信
率宮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橋

及景至信以衆奔江陵梁元帝承制除信御史中丞此
言王維初以祿山之脅受僞命肅宗愜之釋其死下遷

中允洙曰陳琳避難冀州袁紹初使典文章作檄以告

劉備言曹公失德不堪依附反議曹公父子後紹敗曹

公得琳愛其才不之責趙曰此言王維在賊中祿山大

宴梨園樂工皆泣維賦詩痛悼則異乎曹公之得陳琳

矣鶴曰新舊史皆載玄宗出幸維扈從不及為賊所得

維服藥取痢偽稱瘴病今日一病者正言維也師古注

以為公自言得肺疾只因思君之故非也自維陷賊中

至此已三年言維戴君之心未嘗有二故終以白頭吟

喻其不改節也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將聘茂陵女子為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感之乃止其詞云妾
妻重淒淒嫁女不須啼願
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

送許八拾遺歸江寧觀省甫昔時嘗客遊此縣於

許生處乞瓦棺寺維摩圖樣志諸篇末

鶴曰江寧郡唐為昇

州公開元末嘗遊此夢弼曰瓦棺寺乃薦福寺也
晉時有僧嗜誦法華經及終以瓦棺葬之後生蓮
花二朶於墓其根自舌頭而出因號瓦棺寺京師
寺記曰興寧中瓦棺寺初置僧衆設齋請朝賢注
疏顧長康注百萬及請勾疏長康曰宜備一壁遂
閉戶往來月餘盡維摩一軀工畢欲將點眸子乃
謂寺僧曰第一日開看者請施十萬第二日開可
五萬第三日可任例請施及開戶先照一寺施者

填咽俄而果
得百萬也

詔許辭中禁慈顏赴北堂

慈顏赴北堂不成語

聖朝新孝理祖席

倍輝光內帟擎偏重宮衣著更香淮陰新夜驛京口渡

江航春隔雞人晝秋期燕子涼賜書誇父老壽酒賽城

隍

賽城隍俗禮賦亦及此若非別注樂城隍亦不可解

看畫曾饑渴追蹤恨淼茫

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

洙曰一云天語辭中禁家榮到北堂鄭曰淮陰楚州也京

口潤州也洙曰雞人宮中司曉者言許歸江寧隔雞人之聞矣秋期燕子涼相期秋時而還也一云竹引起庭曙山添扇枕涼十年過父老幾日賽城隍夢弼曰張彥遠歷代名畫記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晉陵無錫人

多才氣尤工丹青傳寫形勢莫不絕妙曾於瓦棺寺北
殿畫維摩詰畫訖光耀月餘發迹經曰淨名大士是往
古金粟如來阿舍經曰金沙地下便是金粟如來今云
金粟影即維摩圖也維摩居士乃是過去金粟如來○
賽城隍本作樂城
隍先生定作賽

因許八奉寄江寧旻上人

不見旻公三十年封書寄與淚潺湲舊來好事今能否

老去新詩誰與傳棋局動隨幽澗竹袈裟憶上泛湖船

聞君話我為官在頭白昏昏只醉眠

幽一作尋夢弼曰釋氏要覽袈裟者

從色彰施也梵言迦羅沙曳華言不正正色四分律云一切上色衣不得蓄當壞作迦沙葛洪撰字苑始添衣

字言道
服也

憶弟二首

公自注時歸南陸渾莊
夢弼曰陸渾屬洛陽

喪亂聞吾弟，饑寒傍濟州。人稀書不到，兵在見何由。憶

昨狂催走，無時病去憂。

謂其弟如狂催我走也。其時其弟必病，當其憂我若病去，體真

難言之情也。

即今千種恨，惟共水東流。

師曰：濟州屬山東，鄭曰：禹貢有濟河北，因

水名州。

且喜河南定，不問鄴城圍。百戰今誰在，三年望汝歸。故

園花自發春，日鳥還飛斷。絕人煙久，東西消息稀。

洙曰：河南

東都也時安慶緒棄走河南已復夢弼曰鄴城相州也
為安慶緒所據九節度以兵圍之鶴曰以弟在濟陽故
喜河南之定也

得舍弟消息

亂後誰歸得他鄉勝故鄉

卒然喜恨之意備此兩言弟言他鄉之勝而故鄉之亂可

知直為心厄苦久念與存亡汝書猶在壁汝妾已辭房

舊犬知愁恨垂頭傍我牀

創意苦甚亦不可讀洙曰李陵書注辭房謂妻去室也夢

弼曰晉陸機有駿犬名曰黃耳甚愛之機在洛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齎書取消息不犬搖尾作聲機乃為書以竹筒盛之而繫其頸犬尋路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

送李校書二十六韻

夢弼曰按唐書李舟字公度隴西人父岑嘗為水部郎官

柳宗元先友記舟有文學俊辯高志氣以尚書郎使危疑反側者再不辱命其道大顯被讒妬出為刺史廢廝卒李肇國史補李舟嘗與妹書曰釋迦生中國設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設教如釋迦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

代北有豪鷹生子毛盡赤渥洼騏驎兒尤異是龍脊李
舟名父子清峻流輩伯人間好妙年不必須白晢十五
富文史十八足賓客十九授校書二十聲輝赫衆中每
一見使我潛動魄自恐二男兒辛勤養無益乾元元年

春萬姓始安宅舟也衣綵衣告我欲遠適倚門固有望
歛衽就行役南登吟白華已見楚山碧藹藹咸陽都冠
蓋日雲積何時太夫人堂上會親戚汝翁草明光天子
正前席歸期豈爛漫

爛漫似是汗漫

別意終感激顧我蓬屋姿

謬通金門籍小來習性懶晚歲慵轉劇每愁悔吝作如
覺天地窄羨君齒髮新行已能夕惕臨歧意頗切對酒
不能喫迴身視綠野慘澹如荒澤老鴈春忍饑哀號待
枯麥時哉高飛燕絢練新羽翮長雲濕裊斜漢水饒巨

石無令軒車遲衰疾悲宿昔

夢弼曰代山名豪大也渥於角切注於瓜切水名漢

禮樂志馬生渥注水中趙曰左傳冉豎曰有君子白皙

鬚秦曰二男兒公自言其子宗文宗武也鶴曰是年京

師始收復詔免陷賊州三歲稅天下非租庸無輒役使

故云萬姓安宅也趙曰列女傳老萊子孝養二親著五

色綵衣卧地為小兒啼戰國策齊王孫賈之母謂賈曰

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

閭而望洙曰詩白華孝子之潔白也夢弼曰咸陽即長

安也太夫人謂舟之母也汝翁謂舟之父也趙曰後漢

尚書郎直宿於建禮門奏事明光殿下筆為詔誥出語

為誥令在唐則中書舍人也晁曰凡掌制誥必有草故

謂之起草夢弼曰公時為左拾遺得通籍禁省通籍義

注見前洙曰易繫辭吉凶悔吝生乎動乾卦夕惕若厲

无咎黃常明詩話數物以箇謂食為喫甚近鄙俗獨杜

屢用峽口鷺猿聞一箇兩箇黃鸝鳴翠柳却遠井邊添

箇箇送李校書云臨岐意頗切對酒不能喫又樓頭喫酒樓下卧但使殘年飽喫飯梅實許同朱老喫盖篇中大槩奇特可以映帶者也洙曰老鴈公自喻時燕喻李校書也趙曰赭白馬賦別革起羣絢練夏絕注絢練疾也修可曰褒斜漢中谷名谷南口曰褒北口曰斜首尾七百里鄭子真耕谷口在此漢順帝罷子午道通褒斜路斜余遮切鶴曰禹貢嶠冢導漾東流為漢注泉始出山為漾水東南流為沔水至漢中東行為漢水洙曰古詩思君令人瘦軒車來何遲

偏側行

公自注贈畢曜彥輔曰一云惓惓行詩中亦作惓惓偏側字出西京賦駢闐偏仄夢

弼曰畢曜有文集行於世與公相善為詩酒之交上林賦偏側心瀝注相迫也

偏側何偏側我居巷南子巷北可憐鄰里間十日不一

見顏色自從官馬送還官行路難行澁如棘我貧無乘
非無足昔者相過今不得實不是愛微軀又非關足無
力徒步翻愁官長怒此心炯炯君應識曉來急雨春風
顛睡美不聞鍾鼓傳東家蹇驢許借我泥滑不敢騎朝
天已令請急會通籍男兒性命絕可憐焉能終日心拳
拳憶君誦詩神凜然辛夷始花亦已落況我與子非壯
年街頭酒價常苦貴方外酒徒稀醉眠速宜相就飲一
斗恰有三百青銅錢

希曰實不是愛微軀又非關足無
力梁莊肅家本無實又二字夢弼

曰請急謂請假也。朝省官出入於禁門，首有簿籍載姓名。掌門者會驗名籍，得以通出入也。洙曰：韓集感春詩注：辛夷樹最高，江南地暖，花正月開，北地寒二月開，初發如木筆，北人呼為木筆。南人呼為迎春。夢弼曰：莊子彼遊方之外者也。趙曰：真宗問近臣唐酒價幾何，衆莫能對。丁晉公奏曰：每斗三百文。上問何以知之。丁引此詩以對。上大喜曰：予美詩真可為一代之史也。

題鄭十八著作丈

鶴曰：虔以至德二載冬貶台州司戶。傷悼之作，謂之題何也。

台州地濶海冥冥，雲水長和島嶼青。
亂後故人雙別淚，春深逐客一浮萍。
酒酣懶舞誰相拽，詩罷能吟不復聽。
第五橋東流恨水，皇陂岸北結愁亭。

舞相拽，蓋實事。恨水愁亭，俳語耳。

賈生對鵬傷王傅蘇武看羊陷賊庭可念此公懷直道

也需新國用輕刑補衡實恐遭江夏方朔虛傳是歲星

此語深悲

窮巷悄然車馬絕案頭乾死讀書螢

漢曰第五橋皇子陂皆在

長安城外乃會別之地也夢弼曰漢賈誼為長沙王太傅有鵬飛入誼舍誼自傷壽不得長乃為賦以自廣此以比虔之遭謫也漢蘇武為中郎將使匈奴單于使武收羝北海上武杖漢節牧羊留十九歲而還此以比虔為賊臣所劫而不附賊也卞圜曰也需新國用輕刑也音夜洙曰周禮秋官大司寇之職一曰刑新國用輕典夢弼曰漢補衡有才辨而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後為江夏太守黃祖所殺注詳見前按鄭虔初有告其私撰國史生謫十年至於賊中被囚幾死而又貶故憂其如補衡之遭殺也神仙傳傳說上據箕尾為歲星降東方

朔傳說死後有此宿東方朔生無歲星武帝內傳西王母使者至朔死上問使者對曰朔是木帝精為歲星下遊以觀天下非陛下臣也此言以度之才而不見用於當時也洙曰晉車胤貧不得油夏月囊螢照書讀

得舍弟消息

風吹紫荊樹色與春庭暮花落辭故枝風回反無處

苦心

怨調使人淒然終鮮之痛惜於脊令死喪之喻。未有如此句之苦者非深痛不能道

骨肉恩書

重漂泊難相遇猶有淚成河經天復東注

洙曰周景式孝子傳曰古

有兄弟怨欲分異出門見三荊同株接葉連陰歎曰木猶欣聚况我而殊哉又陸士衡豫章行三荊歡同株注昔有田廣田真田慶兄弟三人欲分其夜庭前三荊便枯兄弟感歎遂不分樹復榮茂世說人問顧長康哭桓

宣武之狀如何曰鼻如廣莫風眼如懸
河決聲如震雷破山決如傾河注海

贈畢四曜

才大今詩伯家貧苦宦卑饑寒奴僕賤顏狀老翁為同

調嗟誰惜論文笑自知流傳江鮑體相顧免無兒

洙曰謝靈

運詩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夢弼曰江淹字文通鮑照字明遠皆有詩名按玉嘉後集有曜詩二首趙曰唐中宗嘗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公蓋用此言已與畢各有子以傳其家學也舊注引伯道無兒事非

義鶻行

陰崖有蒼鷹養子黑栢巔白蛇登其巢吞噬恣朝餐雄

飛遠求食雌者鳴辛酸力強不可制黃口無半存其父
從西歸翻身入長煙斯須領健鶻痛憤寄所宣斗上捩
孤影噉哮來九天修鱗脫遠枝巨鰲坼老拳

此奇事適使子美聞

之 高空得蹭蹬短草辭蜿蜒折尾能一掉飽腸已皆穿
生雖滅衆雖死亦垂千年物情有報復快意貴目前茲
實鷺鳥最急難心炯然功成失所往用捨何其賢近經
滴水涓此事樵夫傳飄蕭覺素髮凜欲衝儒冠人生許
與分亦在顧眄間聊為義鶻行永激壯士肝

趙曰家語孔子見羅

者所得雀皆黃口也鄭曰捩練結切拗捩也噉古弔切
深聲也哮許交切時可曰石勒與李陽隣居爭涇麻池
日相歐擊及貴乃召陽與酣譔引陽臂笑曰孤往日厭
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夢弼曰劉禹錫嘗曰作詩用僻
字須有出處嘗讀杜員外巨額拆老拳意恐無據及讀
石勒傳乃知予美豈虛言哉洙曰鷲擊鳥鷹鷂類也詩
兄弟急難鷂曰滴水在長安杜陵
滴以律切洙曰蘭相如怒髮衝冠

李鄠縣丈人胡馬行

鄭曰鄠縣屬長安鄠侯古切

丈人駿馬名胡騮前年避胡過金牛迴鞭却走見天子
朝飲漢水暮靈州自矜胡騮奇絕代乘出千人萬人愛
一聞說盡急難材轉益愁向駕駘輩
自傷所乘皆駕駘也頭上銳

耳批秋竹脚下高蹄削寒玉始知神龍別有種不比俗
馬空多肉洛陽大道時再清累日喜得俱東行鳳臆龍
驤未易識側身注目長風生

余曰秦欲伐蜀而無路遣人告蜀王曰秦有金牛其

冀成金使蜀迎與之蜀王命五丁力士開山取金牛路
纔通遂伐蜀取其國因號所開之山曰金牛希曰按唐
志金牛漢中縣名余注乃楊雄蜀土記所云也趙曰肅
宗即位靈武故廻鞭見天子則自漢水而來靈州急難
材如劉備之的盧一躍三丈過檀溪以免劉表之追劉
牢之馬跳五丈澗以脫慕容垂之逼也伯樂相馬經耳
欲銳而小如削筒洛陽大道時再清謂已收復東京矣
沈曰相馬經鳳臆龍驤言馬習如鳳馬鬣如龍真良馬
也

端午日賜衣

宮衣亦有名

謂亦與賜衣之列有名字也

端午被恩榮細葛含風軟

香羅疊雪輕自天題處濕當暑著來清意內稱長短

賜衣

孰非如此別是看得好

終身荷聖情

夢弼曰說文絺葛也絺細葛也漫

寫得著故自濃厚耳

叟詩話杜詩自天題處濕當暑著來清自天當暑乃全話也東坡詩云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可

謂青出

於藍矣

酬孟雲卿

夢弼曰東郊甘澤謠陶岷彭城子孫也開元間宅崑山豐田疇遊江湖製三舟

一自載二賓客三飲饌與進士孟彥深樊口進士孟雲卿布衣焦遂人置僕妾女樂一部奏清商曲

於江湖中時號水仙按公集有解悶詩孟子論丈
更不疑自注云校書郎孟雲卿即是也又有湖城
遇孟雲卿詩鶴曰時公自為華
州司功是詩蓋別雲卿而作也

樂極傷頭白更深愛燭紅相逢雖袞袞告別莫怱怱但

恐天河落寧辭酒盞空明朝牽世務揮淚各西東

趙曰袞袞

相繼之意字出晉書張華讀史袞袞可聽魯曰張芳云怱怱不暇草書

至德二載甫自京金光門出間道歸鳳翔乾元初

從左拾遺移華州掾與親故別因出此門有悲往

事

卞園曰西京記長安西城有門三中曰金光門公在長安日陷賊中繼竄歸鳳翔謁肅宗行在

并左拾遺餘歲以直言出為華州司功參軍鶴曰
按史雖不載移按月日而公集有七月代華州郭
使君進滅寇狀矣。乾元元年夏六月出
為華州司功冬以事之東都以來所作

此道昔歸順西郊胡正繁至今猶破膽應有未招魂近

侍歸京邑移官豈至尊無才日衰老駐馬望千門

趙曰
公昔

由此道而歸鳳翔是為歸順時正值胡在西郊也夢弼
曰近侍歸京邑公言為左拾遺從還京師移官豈至尊
言移官非天子意乃讒邪毀傷之
也師曰漢武帝宮中有千門萬戶

題鄭縣亭子

鶴曰鄭縣
隸華州

鄭縣亭子澗之濱戶牖憑高發興新雲斷嶽蓮臨大路

天晴宮柳暗長春巢邊野雀羣欺燕花底山蜂遠趁人

更欲題詩滿青竹晚來幽獨恐傷神

夢弼曰岳蓮謂西岳蓮花峰也華山

記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花因名華山陝華間有地名大路晉書檀道濟從劉裕伐姚泓至潼關姚鸞屯大路以絕道濟糧道是也長春謂長春宮在同州朝邑縣去鄭亭子才一舍耳

望嶽

鶴曰西岳在華州

西嶽峻嶒竦處尊諸峯羅立似兒孫

奇

安得仙人九節

杖拄到玉女洗頭盆車箱入谷無歸路箭栝通天有一

門稍待秋風涼冷後高尋白帝問真源

夢弼曰峻力膚切嶒才登切山

貌列仙傳王烈曾受赤城老人九節蒼藤竹杖行地馬
不能追三峯記華山雲臺上有石盆可容水數斛明瑩
如玉俗呼為玉女洗頭盆寰宇記華陰縣有車箱谷深
不可測又華山記山下西南入谷口至天井天井纔容
人上可高六丈餘出井望空視明如在室窺牖趙叟曰
華山記箭筈峯上有穴纔見天攀緣自穴中而上有至
絕頂者洙曰白帝西方之帝趙
曰梁昭明太子詩降道訪真源

早秋苦熱堆案相仍

七月六日苦炎熱

此與大歷三年
調玉燭又別

對食暫餐還不能每

愁夜中自足蠲況乃秋後轉多蠅

本屬無稽
筆縱至此

束帶發狂

欲大呌簿書何急來相仍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脚

踏層冰

趙曰蔡琰詩曰饑當食兮不能餐蝸者蜚虫中原有之南中無有韓退之謫南方及其歸也有

詩曰照壁喜見蝸則每以得歸為念故喜蝸許蝸切一作長愁夜來皆是蝸沫曰簿書期會字見漢書夢弼曰

東方朔神異經北

方有層冰萬里

雨晴

天際秋雲薄從西萬里風今朝好晴景久雨不妨農塞柳行疎翠山梨結小紅胡笳樓上發一鴈入高空

初月

光細弦欲上影斜輪未安微升古塞外已隱暮雲端

詩凡

未嘗無所託第
不如註者之謬
河漢不改色關山空自寒庭前有白露

暗滿菊花團

句句欲比却如何處此結句夢弼曰微升古塞外喻肅宗即位於靈武也已隱暮雲

端喻肅宗為張皇后李輔國所蔽也魏泰曰夏鄭公竦評老杜初月詩微升古塞外已隱暮雲端以為意主肅宗鄭公善評詩者也

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

鶴曰時安西節度李嗣業也通鑑是

年八月命朔方節度郭子儀淮西魯炆鎮西北庭李嗣業等七節度將步騎二十萬討安慶緒以李光弼王思禮助之時安西又更名鎮西夢弼曰關中即長安也春秋元命苞秦川西以隴關為限東以函谷為界謂之關中

四鎮當精銳摧鋒皆絕倫還聞獻士卒足以靜風塵老

馬夜知道蒼鷹饑著人臨危經久戰用意始如神

鶴曰舊史

地理志安西節度撫寧西域統龜茲于闐焉耆疏勒四國故謂之四鎮夢弼曰韓非子管仲從齊桓公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洙曰晉載記慕容垂猶鷹也饑則附人飽則高飛著直略切

奇兵不在衆萬馬救中原談笑無河北心肝奉至尊孤

雲隨殺氣飛鳥避轅門

第言令肅亦不足道

竟日留歡樂城池未

覺喧

九日藍田崔氏莊

鶴曰藍田在長安之東南華州去八十里

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羞將短髮還吹帽
笑倩傍人為正冠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峯寒

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子細看

此詩經誠齋說盡舊曾手寫誤作好

把便覺情性甚遠因贊其妙。洙曰宋玉九辯悲哉秋
之為氣也夢弼曰列子孔子見榮啓期鼓琴而歌曰善
乎能自寬者也洙曰晉孟嘉為桓溫參軍九日從溫宴
龍山風吹嘉帽落溫命孫盛為文嘲之三秦記藍田有
洲方三十里其水北流合溪谷之水為藍水地理志藍田
山出美玉因名玉山晏曰兩峯指秦山華山謂玉山與此
二峯峙立也夢符曰西京雜記漢武帝宮人賈佩蘭九
日佩茱萸飲菊花酒云令人長壽後山詩話孟嘉落帽

前世以為勝絕子美九日詩云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
傍人為正冠其文雅曠達不減昔人故謂詩非力學可
致正須胷中度世耳誠齋詩話唐律七言八句一篇之
中句句皆奇一句之中字字皆奇古今作者皆難之惟
杜子美九日東坡煎茶二詩耳如子美九日詩云老去
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不徒入句便字字對屬
又第一句頃刻變化才說悲秋忽又自寬以自對君自
者我也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為正冠將一事番
騰作一聯又孟嘉以落帽為風流少陵以不落為風流
番盡古人公案最為妙法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
兩峯寒詩人至此筆力多衰今方且雄傑挺拔喚起一
篇精神非筆力拔山不至於此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
茱萸子細看則意味
深長幽然無窮矣

崔氏東山草堂

愛汝玉山草堂靜高秋爽氣相鮮新有時自發鍾磬響

落日更見漁樵人

漸覺渾成天趣自見。杜詩七言每縱亦是一體。

盤剝白鷄

谷口栗飯煮青泥坊底芹何為西莊王給事柴門空閉

鎖松筠

因草堂念維本是藹然悄語少放若弔古耳夢弼曰長安志藍田縣東有白鷄谷谷有翠微寺

谷口出栗又縣南有青泥水魏署青泥軍水經注青泥驛在縣郭下鶴曰王給事王維也舊史載維為太子中允復拜給事中晚年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川詩意謂維有此別墅却再仕朝廷遂令門鎖松筠不如我也故蕩也

寄高三十五詹事

鶴曰高適肅宗奇之除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李輔國惡其才毀

之下除太

子少詹事

安穩高詹事兵戈久索居時來知宦達歲晚莫情踈天

上多鴻鴈池中足鯉魚相看過半百不寄一行書

洙曰記子

夏曰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夢弼曰李令伯陳情表臣本圖宦達洙曰蘇武傳天子射上林得鴈足上有繫書古詩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遣興五首

朔風飄胡鴈慘澹帶沙礫長林何蕭蕭秋草萋更碧北

里富薰天高樓夜吹笛焉知南隣客九月猶締綌

洙曰左太

冲詩南隣擊鍾磬北里吹笙
芋葛之細曰絺麤曰綌

長陵銳頭兒出獵待明發
驛弓金爪鎬白馬蹴微雪未

知所馳逐但見暮光滅歸來懸兩狼門戶有旌節

洙曰秦武

安君白起長陵人也頭小而銳趙曰詩明發不寐夢弼
曰詩驛驛角弓一作解思營切角貌鎬丁歷切矢鋒也
金爪鎬言箭鏃之利如金爪然蹴
于六切踡也詩並驅從兩狼兮

漆以用而割膏以明自煎蘭摧白露下桂折秋風前府

中罷舊尹沙道尚依然赫赫蕭京兆今為時所憐

前列其才

後惜其勢洙曰莊子人間世山木自冠也膏火自煎也
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

知無用之用也前漢兩龔傳勝不受王莽召不飲食而死
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虜黨以香自燒膏以明
自銷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洙曰故事凡拜相府縣
載沙填路自宮城至其第名沙堤東坡志林明皇雖誅
蕭至忠然常懷之侯君集云蹭蹬至此至忠亦蹭蹬
者邪故杜子美亦哀之云赫赫蕭京兆今為時所憐
猛虎馮其威往往遭急縛雷吼徒咆哮枝撐已在脚忽
看皮寢處無復晴閃爍人有甚於斯足以勸元惡

洙曰
曹操

縛呂布布曰縛太急操曰縛虎不得不急
也立之曰左傳譬之禽獸吾寢處之矣

朝逢富家葬前後皆輝光共指親戚大總麻百夫行送
者各有死不須羨其強君看束縛去亦得歸山岡

曠然
世外

之見沈著痛快夢弼曰吳志諸葛恪傳吳孫峻殺恪以葦席裹其身而篋束其腰投之於長陵石子岡

遣興三首

蓬生非無根漂蕩隨高風天寒落萬里不復歸本叢客
予念故宅三年門巷空悵望但烽火戎車滿關東生涯

能幾何常在羈旅中

洙曰曹子建詩轉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何意迴飈舉吹我入雲中

高高上無極天路安可窮顧此遊客子捐軀遠從戎

我今日夜憂諸弟各異方不知死與生何況道路長避
寇一分散饑寒永相望豈無柴門歸欲出畏虎狼仰看

雲中鴈禽鳥亦有行

昔在洛陽時親友相追攀送客東郊道遨遊宿南山煙
塵阻長河樹羽成臯間迴首載酒地豈無一日還丈夫

貴壯健慘戚非朱顏

是結意愈寬意愈痛夢弼曰煙塵阻長河也兵革洛也樹羽旌旄也

漢志成臯屬洛陽

貽阮隱居 昉

陳留風俗衰人物世不數塞上得阮生迥繼先父祖貧
知靜者性自益毛髮古車馬入鄰家蓬蒿翳環堵清詩

近道要識字用心苦尋我草廛微褰裳踏寒雨更議居

遠村避喧甘猛虎足明箕穎客榮貴如糞土

夢弼曰晉阮籍字嗣

宗陳留尉氏人其族系盛號為南北阮當世推為人物第一鶴曰陳留乃汴州塞上謂秦隴今阮昉居塞上而陳留其父祖之所出也夢弼曰高士傳張仲蔚之所居蓬蒿沒人記儒有環堵之室公詩意謂車馬往來唯入鄰家而昉之室但環翳蓬蒿耳洙曰劉棻從揚雄學作奇字劉歆觀之曰空自苦夢弼曰唐人詩多綺麗惟昉詩有理趣蒙曰昉善篆隸故云識字用心苦字一作子洙曰箕山潁水許由巢父隱處也

至日遣興奉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人二首

一作奉寄

兩院

遺補

去歲茲辰捧御牀五更三點入鵷行欲知趨走傷心地
正想氤氲滿眼香無路從容陪語笑有時顛倒著衣裳
何人錯憶窮愁日愁日愁隨一線長

鶴曰杜審言守歲侍宴應制詩季冬

除夜接新年帝子王臣捧御筵此用其意與字余曰唐上官儀傳遙羽鵷鷺洙曰欲知趨走傷心地言為華州掾趨走參謁郡將也正想氤氲滿眼香懷想御爐之香煙也趙曰詩東方未明顛倒衣裳公言行役之遽也山谷曰至日詩愁日愁隨一線長釋者謂歲時記云宮中以紅線量日影至日日影增一線而唐雜錄謂宮中以女工揆日之長短冬日後日晷增長比常日增一線之功此說為是。憶一作認

憶昨逍遙供奉班去年今日侍龍顏麒麟不動爐煙上

孔雀徐開扇影還玉几由來天北極朱衣只在殿中間

孤城此日堪腸斷愁對寒雲白滿山

趙曰唐拾遺掌供奉諷諫洙曰漢高

祖隆準而龍顏鶴曰唐儀衛志朝日殿上設黼展踞席熏爐香案御史大夫領屬官至殿西廡從官朱衣傳呼促百官就班趙曰時公在外不得預至日朝賀思憶去年為拾遺供奉故為之腸斷也詩說雋永云王性之嘗見唐本杜詩愁對寒雲雪滿山乃白滿山也

冬末以事之東都湖城遇孟雲卿復歸劉顥宅宿

宴飲散因為醉歌

夢弼曰按唐志湖城縣屬虢州地有鼎湖即黃帝鑄鼎於此也

趙叟曰公背冬涉春出潼關東征洛陽道而史不書豈以公事行耶

疾風吹塵暗河縣行子隔手不相見湖城城北一開眼
駐馬偶識雲卿面
向非劉顥為地主嬾迴鞭轡成高宴
劉侯歡我携客來置酒張燈促華饌且將款曲終今夕
休語艱難尚酣戰照室紅爐促曙光縈窓素月垂文練
天開地裂長安陌寒盡春生洛陽殿豈知驅車復同軌
可惜刻漏隨更箭人生會合不可常庭樹雞鳴淚如綫
趙曰左傳地主致餼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戰戰酣日暮
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夢弼曰是年九月九節度
兵伐賊安慶緒於鄴故云趙曰寒盡春生洛陽殿使謝
惠連春生鵲句法夢弼曰長安乃西京有九衢三陌

洛陽乃東都也。洙曰：張衡古別離曲，雞鳴庭樹，枝客子振衣起，別淚落如綫，相顧不能止。夢弼曰：綫一作霰。

閬鄉姜七少府設鱠戲贈長歌

夢弼曰：唐志閬鄉縣屬陝州。潼關在

其邑閬音文，又音民，字正作閬。後漢建安中改作閬。趙叟曰：閬鄉度湖城兩舍，經閬鄉湖。公曰：南也。邁也。

姜侯設鱠當嚴冬，昨日今日皆天風。河凍未漁不易得，鑿冰恐侵河伯宮。饗人受魚鮫人手，洗魚磨刀魚眼紅。無聲細下飛碎雪，有骨已剝背春蔥。偏勸腹腴愧年少，軟炊香飯緣老翁。落碁何曾白紙濕，放筋未覺金盤空。

新懼便飽姜侯德清觴異味情屢極東歸貪路自覺難
欲別上馬身無力可憐為人心事於我見子真顏色
不恨我衰子貴時悵望且為今相憶

情致婉然。漫史詩話子美詩姜七

少府設鱸戲贈長歌首章云姜侯設鱸當嚴冬昨日今
日皆天風乃知慳風憤雨之句自古有之偏勸腹腴愧
年少山谷謂腴魚腹下肥處也夢弼曰抱朴子馮夷華
陰人渡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周禮天官有內饗外饗
掌割烹述異記南海有鮫人室水居如魚善織綃剝都
唾切斫剝也甯平聲又即委切洙曰七命云范公之鱗
出自九溪賴尾丹腮紫翼青鬚命支離飛霜鍰紅肌綺
散素膚雪落希曰禮記冬右腴說者謂冬時陽氣下在
魚腹凡陽氣所在之處肥美故云腴燕人膾脰方寸切
其腴以獻貴者蓋古風也夢弼曰偏勸腹腴愧年少詩

意謂少府獨以腹腴為公勸而公食腹腴愧不及於年少也。洙曰：詩既飽以德。大臨曰：左傳必嘗異味。師曰：真顏色謂非偽也。

戲贈閬鄉秦少府短歌

去年行宮當太白，朝迴君是同舍客。同心不減骨肉親，每語見許文章伯。今日時清兩京道，相逢苦覺人情好。昨夜邀懽樂更無，多才依舊能潦倒。

謂不如去年之樂。鮑曰：至德二載。

肅宗駐蹕鳳翔。地志：鳳翔，郿縣有太白山。秦曰：乾元元年，代宗收復兩京，山谷曰：多才依舊能潦倒。注引嵇康傳：淺陋乃魏天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蘊藉者為潦倒。出此也。夢弼曰：北史崔瞻傳：瞻潔白善容止，神采巍然。

自天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醜藉者為潦倒而瞻終不改焉

路逢襄陽楊少府入城戲呈楊四員外綰

公自注甫赴華

州日許寄員外茯苓鶴曰綰字公權華州華陰人代宗即位綰自賊中冒難赴行在除起居舍人知制詔歷司勳員外郎

寄語楊員外山寒少茯苓歸來稍暄暖當為斲青冥翻

動神仙窟封題鳥獸形無將老藤杖扶汝醉初醒

率然語不

同俗。夢弼曰本草茯苓二月採斲株玉切以刀刺地也師曰史記鮑策傳茯苓在菟絲之下狀如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靜無風以夜梢免絲去之即以篝燭此地火滅記其處明日乃掘取入地四尺至七尺得矣唐曰本

草扶苓以鳥
獸形者為尚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四